

童 年 彩 色 版

狂 夢

北 京 藝 術 生 活 社 出 版

童 年 彩 色 版

— 散 文 集 —

狂 夢 著

藝 術 生 活 社 出 版

出版者的話

我們用自己的力量，相互的熱情來出版書。

我們不談建設，也不抱過大的希望。但，我們倒願意做一個衝鋒的小卒，一個

拓荒者，來爲作者及讀者的寫與讀而努力。

我們還沒有估計到本書的價值問題，因爲那要待時間去証實的。

我們切望同道者的援助以及任何人的教正。

袁獻星

目錄

序	一
序曲	四
童年彩色版	六
街市的憂悒	十
去國輪上	二十
秋雲	二七
寂寞的呼聲	三五
月餅	四三
我醉了	四九
我餓了	五四
甜密的家	六四
海與松林	六九
夢中的嘆息	七三
鴿鈴	七七
雨後荷聲	八十
天外囁語	八三
咬了一口的蘋果	九十
赴會	九四

墓 風 輯

墓風	一〇一
燈籠球	一〇四
寂寂的春寐	一〇七
殘了的昨宵	一一〇
造棺的人	一一四
蝦蟆的兒子	一一七
大辯子	一二〇
秋芽與閨人	一二三

年 景 輯

年景	一二九
墓歌	一三二
翳	一三五
醉後小景	一三七
病中泣懷	一四一
預言者	一四五
對着灰色牆壁的人	一四七
丈夫的死之懺悔	一五〇

「童年彩色版」序

二十年前，新文學作品剛剛產生的時候，胡適之先生對當時小品散文說過可以「徹底打破那『美文不能用白話』的迷信」的話；二十年後，我們再回顧那時的情形，真驚訝這短短期間新文學運動的進展，是超乎意料的神速了。

最初的散文是所謂「小品文」，抒情作品佔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個人的表現差不多成了普遍的情形。所以，在一般人的耳目中把散文的價值看得稍低一點：以爲那不過是作者隨意寫些「身邊瑣事」而已。但這看法倒現在顯然不能成立了，散文的發展已証實它在文學中的重要地位，同時散文本身也超過了「美文」的階段，和其它文章一樣的是一種「工具」了。

第一個揭出了這看法的是魯迅，他說散文是有利的武器，拿它比做匕首和短

刀，用長槍攻擊不了的，可以用它刺入。這時，散文除了它本身的文藝價值而外，更加上了深重的社會價值，前些年雜文的盛行，正是這方面的收穫。

和雜文的發展同時，所謂「小品文」的範圍也逐漸擴大，再不是從前的抒情色彩和個人主義，代之而起的是新內容。因為散文和其它文學形式一樣，內容決定它的價值。年代的堆積，時勢的更易，給我們的作者加上這一份信心，把這信心貫穿在文字內，這可見出二十年的發展是值得我們歡喜的。

這也就是我們所見的新作品！時代的反映，個人的苦悶，掙扎與奮鬥，苦難與歡笑……交織成各種不同的花紋。具體說來是作者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明白表現，這實在是散文的可珍貴處。平常我們所謂作品的意識和作者的哲學見解也就是這意思。

在這時候，狂夢拿他寫的散文給我讀，一兩年來陸續見到他不少的作品，且由於往來的方便，他也常來談文學上的各問題。我覺得他在生活上有固定的見解

，所以對於文學的態度也自然莊重嚴肅所，寫的散文便有他自己的人生觀在內了。

他喜歡哈代的作品，喜歡的是他的憂鬱和悲觀的色彩，這就是他的人生見解，在生的旅途上常是悲過於喜，但這話並不是叫我們拋掉人生，倒應該嘗試生的苦澀；企求一個光明，才是我們對人生的正常態度，也是他這些散文的中心思想。就這一點，我覺得已不同泛泛，應有一個可欣幸的發展。

自然，我們都還年輕，都不能缺少年輕時的一切執拗和偏見，因此常常任性而為，想說就說，在文章上難免有一種不甚調諧的空氣，其實這並沒有一點關係，猶如現在我們未達「而立」之年的人，竟然印書，常會被一般「前輩」所冷笑；不過那却可不管，作品的價值和作者的年代成比例，「悔其少作」的觀念是早該洗掉的了。

這樣，「童年彩色版」在散文推展和作者生活上都有了它永存的意義。

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四日

林榕序

序曲

千年的古城，
遺留下庸碌的衆生，
多少年來風景如舊，
只是人兒啊！
在不斷的變更。
婚喪喜嫁，
也不過大夢一場，
夢中的微笑淒迷，
且閉上疲憊的雙眼吧！



我厭惡了造物，

我厭惡了藍天上的一顆星；

却愛着秋天飄下的

一枚落葉的悲聲。

也厭惡了呢！——

世人的臉色變幻猙獰。

人情險詐，

把青年的人性漸漸泯滅，

別了啊！

那故鄉懷抱裏的古城。

如煙的暮色中，

又響起一串憂愴的鴿鈴。

童年彩色版

每個人都有過童年，然而童年却是那麼短促而可留戀的；我曾從那裏取得過歡樂，如同沉醉在無憂的人間天國，但不久我便被放逐到幸福的門外了。

那曾經消耗過童年的大半日子的，是離家很近的小學校，那美麗而可敬的母校啊！有時在寂寂的夢影裏還憧憬着昔日的榮華呢！永遠忘不了每一個老師的面容，忘不了校園裏的每一棵樹，每一座灰色的教室，那兒每個角落裏都會留着我寶貴童年的痕跡，每每懷念起那些愉快的日子，憂愁就佔滿了我的心。

使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楊老師的面容，他有着母愛一般的偉大，和靄，下課後，同學們便像一堆小鳥似的，爭着去握楊老師的手，老師一面笑嘻嘻的在院中走着，兩手就掛滿十幾隻小手，像牽着一些溫馴的小羊。楊老師常在課堂上講美麗的

故事給我們聽，使我們稚弱的心兒嚮往於神秘的幻想裏，——劍俠和老道，神怪和趣味，交織成一個個的故事，使我們聽過一遍後，又要求楊老師再講一遍，百聽不俗。有一個故事是敘說一個俠客的，我只聽了前半部，故事的收尾因了我時的疏忽而未曾聽到，我是那麼惆悵，好容易楊老師在另外一天，又講起那個故事來，我振作起精神想去聽它，但聽到快要收尾的地方，又因疏忽而未曾聽到，那一個故事我到底未曾聽完，它將悶在我的心裏直到永遠，……啊啊！沒有收尾的故事啊！隨了童年的記憶一同遠去了，隨了不知流落何處的童年的楊老師一同消失了！

楊老師走後，又來了一個新的老師，瘦高個子，大鼻子，臉上常是冷冷的，同學們又歡呼着去握新老師的手，然而，新老師沒有那種溫暖可親的氣息，感到這種情形的孩子們失望了，握新老師的手的學生少了起來，最後，只剩下一兩個了，終於，同學們不願再偎近新老師的身邊去，更懶得去握那乏味的手了。這是

童年的一頁彩色版，而如今那彩色版也日漸模糊了。

操場的西邊有一片小的池塘，每當長夏時分，孩子們用蘆管做成一個個的風哨兒，於是小哨兒就吹出愉快而使人興奮的調子來了。當秋末的時候，蘆葦都變成一片金黃色，上面開着一穗穗的蘆花，迎風在向我們點頭微笑。孩子們歡呼了，折下長的蘆葦來，抗着滿操場飛跑，蘆花便像柳絮似的飄飛在空中，但又比柳絮親切可愛。

操場上密鋪着細砂，在砂堆上，我會和同學在一塊坐着，在一個小砂堆上插着一根枯草，兩人輪流着去抓那堆砂土，我們把它叫做山，誰把山上的樹扒倒誰就輸了。那兒有滑梯，有翹板，我都在其中跳躍過，喧嘩過。但是，如今却只能站在遠處，看另一些快樂的小朋友們在那兒遊玩，現在是他們享有童年的時候。我早已與那種時候永久的別了。現在只有在夢中，可以回到那兒去抓砂土，去坐滑梯了！童年的彩色版啊！褪了色的彩色版啊！只在記憶中留下了一抹慘淡的影子。

古城在變遷着，母校也早不是往日的情景。我在生命的濁流中掙扎了不少年月，再回到母校的門口，就感到一切都變了。那裏的校園仍是熟習的，那校中的小樓日益破敗起來了，校中的教員和工友也都換成生疏的人，那些和我一般年青的教員多是無知而可憎的，他們不認識我就是這母校的學生，他們阻止我走回自己的母校裏，去尋找遺失了的童年痕跡，我逡巡在母校的門外，把自己沉入了遙遠的懷念，看那新築起來的圍牆，牆裏的白楊樹以前只和我一般高，現在竟長成了大樹。繁茂的葉子在寒涼的秋風裏，都一起蕭蕭的嘆息着呢！

街市的憂悵

街市沉悶着，不滅的塵土從急馳的車輪下飛起，像一片灰色的霧，揉去吧！灰色的塵沙墜入了眼臉。儘情的窒息吧！灰色的塵沙被吸入了胸膛。路燈是多麼慘黃而微弱喲！在夜的懷抱裏照不醒昏昧的道路。

市聲的浪潮起伏，漸漸的起了，又漸漸的落了。午夜的敲更人，點綴着濃重的夜色，拖着踉蹌的步伐，陪自己那模糊不清的孤影，在岑寂中徬徨。悠遠的拆聲，在滿天寒星下顫抖着，攪亂了人們的夢境，使人在睡夢裏也感到寂寞。

，是太陽與月亮的循環呢！光與暗的交流，醒與夢的更替，在這古老的市街上，却有着我的家，自幼在這裏度過些寂寞陰暗的日子，使我永遠不能把那一層日漸生長起來的人生暗影，從心上抹去。

早已記不起春夏秋冬來了，也記不起年月的舞逝，這漫長的日子對我永遠是一團迷霧，它罩住了自然間的一切。我像失去了眼睛的瞎子，在白天，我看不見亮光；在春天，我竟以爲是落葉時節。仰首看秋天的雲，在澄清的藍空上，幻變做各種形狀，使人出神，如果挺身遁入雲裏，遂像遨遊在瀟瀟的霧氣內。真是秋霧一般愁着的人生啊！

我以爲我是真的瞎子呢！

別人總以爲瞎子分不出白天與黑天，其實才是錯誤的觀察。瞎子的耳朵能代替眼睛，市聲的起落由耳朵會真切的聽出。車馬喧鬧的時候，這是白天，我走在馬路上，一手握着竹桿一手拿着算命的小銅鑼，鑼聲使人們的心靈在空虛中徬徨，更使我自己感到寂寥，有誰想聽命運的發落呢？讓我給他算算命吧，有時，在我周圍的一切都靜起來，這乃是夜了。

要是在夏天，我攜帶着三絃子，在街傍的小椽上一坐，有許多苦力，婦人和

孩子圍在我的四周，聽我撥弄琴絃，唱着古代帝王的興衰，或是香艷的傳奇，悲慘處使衆人嘆息落淚，團圓時，使衆人高興微笑。每當唱到精采處，我突然停住，我要索取代價餵飽我的肚腹，使他們急於想繼續聽下去，便不得不拿出錢來，我的一張嘴竟完全抓住了他們的心絃。

但是，我到底並不是瞎子，我不過把自己比做瞎子罷了，因爲我分不出日與夜的更替，而我是有着自己的園地。由我的筆下流出的故事，笨拙而淒鬱，不會使衆人同情而流淚，我的心事也不能藉絃音彈出，反倒被同是落寞的人們對我暗自諒解了。

人們的歡笑使我厭惡，人們的哭泣使我輕蔑，人們走着的道路，我却躊躇不前，我所有的是一片荒蕪的花園，永遠是秋天，秋天的紅葉炫耀着眼，使近視眼的人從遠處看去像是燦爛的花朵，然而紅葉並不是花朵。長年的孤獨，使一個年青人沉默。

街市沉悶着，在衆人的眼裏看來，是平淡無奇的。

我相信我的眼光是看到些衆人不能理解的東西了，我用手剖析人生，像解剖一具死後發腐的屍體。孤獨的僻性，乃招來非難與譏笑。

街市，把一切人間的憂悵都埋在衆人踐踏的灰土裏。

我已經不知若干次躋過這市街了，熙擾的街影印入我的記憶裏，再也不能使我抑止住輕微的嘆息，十三年來的市街，與兒時的情景大有異別。例如十三年前，對門是一片菜園，後來填成了平地，我曾和一羣孩子在清亮的月下做各種天真的遊戲，後來廣場上築起了房屋，童年的小朋友們也都變了。那三個長大起來的女孩子：一個跟隨姐姐跑了，又回來家裏，乃永遠是憂感的；一個嫁到某工廠的老板那裏去，她母親爲了一千塊錢就等於將她賣了，那中年的老板真可以說是奇醜無比；另一個小雜貨舖的女兒跟着流氓逃走了，她的父母大怒，把那流氓的老母捉到官廳裏去，苦刑拷打，那流氓還是有人性的，竟毅然帶着那少女返回，代

替受罰的老母，當地的報紙把這新聞誇張的刊登出來了。那流氓被關到監獄裏去，少女又坐到小舖前的石階上，她時常淒寂的注視着這街上的灰塵，她的肚子已經高高的隆起，隣里間播揚着這件醜聞。

那些男孩子們，後來有的當了洋車夫，有的在人生的途中夭折，有的在工廠裏作工，有的遭受到極大的不幸；……都變了，童年的小友們啊！使我懷念。

推水的老郭，滿身有強壯的筋肉，推着一個沉重的水車，車上六個水桶，他的身子隨着水車左右的傾斜，以平衡那獨輪的重量。夏天，他的身上披着一件襪而流汗的小褂，汗水把它浸蝕得又酸又臭，老郭每到家中來送水，家裏的人便遠遠的躲開他，因為他那種氣味使人畏避。

老郭推了一生水車，由勞苦的代價積蓄了些銀錢，旁人勸他娶個媳婦，以免老來絕戶，但他微笑着拒絕了，衰老已經纏上了他，他不願再養起一個女人，那種生活會使他無法應付，水的重擔將使他蹣跚不起了，他怕那生活的重壓，一個單

身人的生活是多些輕爽啊！也許當他長夏休息的時候，在夜之黑影中，婦人們也坐在街頭乘涼，異性的氣息使他迷惑，他想望着結婚是怎樣的滋味；然而，他是絕望了。

他把歷年積蓄的錢，都送給哥哥的兒子，把他過繼爲自己的兒子，過繼兒子結婚了，是用他一生積蓄起來的錢，他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安慰。

他一頓飯，能吃二斤麵，多麼驚人的飯量！恐怕就祇是吃飯，也不能使他有更多的積蓄。

老年，逐漸攪了他，他有些推不動那輛水車了。若是在下雨的天氣，他在泥濘的路上掙扎着，臉上的表情是那麼猙獰，汗水和雨水一齊在他身上流着；和生活的苦鬥，在這時看來，是多麼可怕。他平時是到遠處的池子裏去推泉水，在雨天，他便由較近處的河裏挑水，河水渾濁難用，使吃水的住戶不滿，有些人家硬讓他去挑泉水，一樣花錢吃水啊！爲什麼吃河水。

他攪着兩桶水走上我家門口的石階，每走一步便用左手扶着牆，他艱難的移動着步子，那沉重的擔子緊壓着他那已經被壓得變成彎曲的駝背，直到兩桶水都倒在缸裏，他才喘過一口氣來。就這樣他一家家的送着水。

家裏的人嘆息道：「老郭推不動水了，太老了啊！挑水要扶着牆才能走呢！」

後來老郭是一步也挑不動水了，過繼的兒子沒有來管他，兒子的弟弟——老郭的小姪子，從鄉下起來代替他送水。

近來的老郭，守在茶爐上，用憂鬱而倦怠的眸子俯視着這街景，他默想幾十年歲月沖淡如煙。

又想起一個賣燒餅的中年人，他的老家是在綺麗的江南，他的身材瘦弱矮小，左手提着一個燒餅籃子，裏面放着許多圓形的，方形的，脆的，糖的燒餅。他叫賣的聲音很奇怪，拖着長腔把一串模糊不清的字句唱出，使人初聽起來不知

道是賣的什麼，但買過他一次燒餅的人，再聽到那種怪聲，便知道是賣燒餅的來了。我常愛買他的東西，他就對我很客氣的問長問短，絮絮的講些閒話。

有很久沒有聽到賣燒餅者的叫賣聲了，那天，又看到了他。

「怎麼？好久沒見你啦！」我問。

他的眼光黯淡，精神衰頹極了。

「長了一場要命的病啊！」他說話的時候，嗓子是嘶啞着，所以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怪聲怪氣的叫賣了。他又說：「腿也壞啦！」

「怎麼？」我同情而驚訝的問。

「走路很困難，爲了吃飯，不得不勉強到街上來賣燒餅。」

說了幾句話，便和他分離了。看他提着籃子一拐一拐的走着，在暮色蒼茫中，好像踉蹌的向將要毀滅的暮年途中走去，突然，一陣哀愁壓倒了我，我默想人的生命，真是多麼不可思議的，一剎那間，整個天地就會有了多大的變化，街市

上的人們，都在變着了。

始終快樂幸運的是王小子，他從青年起，就在家門附近的小學校門口挑着擔子賣東西，因為他會迎合一般小學生們的口味，一到下課，學生們便都圍着他買零嘴，大家都喊他王小子。

學校裏爲了學生們吃零食會吃壞了肚子，把王小子從學校門口攆走了好幾次，但學生們下課後，還是寧肯跑到遠一點的地方去買王小子的物品。

王小子發了財，漸漸買起了房產，是零碎由小學生們的錢湊成的巨大數目。王小子的頭髮上有很多白髮了，多少的小學生們都長成大人，以後的小學生們，仍是叫他王小子，他則滿面笑容很乾脆的答應着，若是在傍人看來，這該是多麼滑稽可笑的事。

王小子永遠是快樂的，房產也有了兩三處，王小子在小學生們的面前，永遠是個「小子」。

一陣清風吹來，把滯留在街市上的人類歡愁，都悠悠的吹散了。

前代的人們去了，便有後來的子孫佔據着那原有的財產，可是竟連前兩代以上祖先的面容也沒見過。設想我的後代子孫們，把我的財產繼承着——假若我有財產——，將完全忘去曾有過我這樣的一個祖先，所以我寧肯抱着自私的念頭，不要後代，不要那與我無干的親族繼承，讓古老的城市把這多年的住屋完全毀蝕吧！

（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脫稿）

去國輪上

清晨的時分，巨大的輪船開始駛向東方了。起伏的波浪層層的撞碎在船底，瞭望無際的遠處，烟霧朦朧。時有點點的孤帆悠然的走過。新起的陽光，跌入洶湧的波浪中，散漫成絢爛的金片，使人眼花迷離。

三等艙上，正有五個抱着莫大希望的青年，坐在去國輪上。

「泉生，別又想新嫂子？要是捨不了她就別去留學。」老金故意開玩笑的對泉生說。

「我看你還是回家和嫂夫人去度蜜月吧！要是叫我的話，打死我，我也不出國。」小吳也加入起哄了。

另一個姓劉的同學說：「泉生回家是最好的主意，不然在外面一個人多孤單

，恐怕念不下書去。」

被叫做泉生的那個學生，苦笑他說：「你們這些人真不是東西，專會拿人開心，誰願意和她在一塊過日子？別看我和她有了一種虛偽的結婚儀式，但我並不認識她，我倆仍算是生人，有甚麼夫妻情分？」

「泉生，你這個人太不好，明明心裏痛快，嘴裏却裝着不願意。再說大嫂子也不錯呀！小團臉，巧而短的身材，多發福呀！又賢惠，又孝順，老太爺真喜歡得不得了……。」老金的語調裏好像含着幾根刺，但這些又都看不見。

「够了，够了，淨故意挖苦人，論說可真够發福的，和武大郎差不多的樣子。」泉生喃喃的埋怨着自己的妻子。

「哈哈……」同學們都爲泉生的形容引得笑起來。

這一來泉生更有些發窘，他煩惱的走出艙外去了。裏面剩下的同學又在談論着泉生。

「泉生這次結婚，朋友們沒有不奇怪的，看他平日的性情多麼倔強，這次對於自己的婚姻竟了草從事。」小吳說。

老金開口道：「泉生這位夫人，可真有些那個，二十世紀的女性，還那麼裝蒜，朋友們去鬧房她都不睬，給她鞠躬，她也不還禮，真是豈有此理。」

「誰像老李的太太那麼摩登，結婚的時候發起洋洋議論來，還唱了一段蘇三起解，真够開通的。」一個姓王的同學說了，大家又哄笑了一陣。

「那天也太不像話，本來是鬧新房，不料大家一看新房沒有甚麼可鬧的，竟把一團高興轉到男僮相和女僮相身上去了，硬拖着男僮相老劉給朋友們介紹他那位愛人——女僮相，誰聽說過鬧房有鬧僮相的？真是新聞。」小吳津津有味的說着。

× × ×

泉生走出艙來，眼前的海景使他神往，仰視那藍色的天空掩映在無際的海洋中

，人類一到了它的範圍中，立刻感到自己的渺小，如果厭棄人生了，縱身往裏面一跳，那時候世上的一切不全被忘記了嗎，還圖甚麼爭名奪利？

他又開始沉入回憶中了。是兩月以前，他父親爲他訂了一位朋友的千金小姐，在泉生當然是不讚成，他向父親提議取消婚約，但他父親竟生氣了，把他大罵了一頓。泉生的性情當然是滿不在乎，他想出了逃婚這項出路，但繼而一想，這天地雖廣，他却逃向何處去呢？正好兩星期以前，同學們東渡求學的消息打動了他的心，他立刻把這意思對父親說了，他父親對他出國的事情並不反對，但他那位岳父却不放心，一定要在泉生未出國之前，完結這件婚事，怕的是他一去就不回家了。

在將要起程的第一天，便簡單的舉行了婚禮。泉生的本意以爲出國便可逃避婚姻，其實他更逃不出他岳父的手掌以內。他的岳父向他父親說：「給他們行了婚禮，咱們老哥兒倆也就完却了一件事，他再出去留學也放心，從現在起我這

女孩子也就成了你家的人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，泉生這孩子有些野，給他說過媳婦還能常想着家。」泉生的父親得意的說。

就這樣婚禮舉行了。他穿上新洋服，頭髮上滿塗着閃亮的油，胸前戴上一朵大紅花，花朵的紅布上寫着「新郎」兩個大字，可是有誰知道新郎的心裏是充滿着苦惱。

音樂響了，他昏迷的被扯到一個穿着華麗新裝的跟前，那陌生的女子矮而胖，面部微黑，泉生想這就是將陪伴他一生的夫人嗎？他心中不禁萬分沮喪。當音樂停止的時候，五彩的紙條和夾着綠豆的碎紙向他們投來，一陣紛亂的吵嚷聲與嘻笑聲，塞滿這所院落，他的頸部被有些人用紙條和她的頸部纏在一起了，這種親匿更增加了他的憤懣，但一想事已至此，只得任人擺佈，好在再過一天就會離開這裏。

那一天，他的頭昏沉沉的被陰影攪擾着，和一個討厭的女子結婚，他的靈魂任人侮辱了，未來的幸福完全喪失，大哭一陣吧！而又不願對着這些滿懷虛偽的人們哭泣。他的心不能安寧一刻，只希望這一天快些過去。

天黑了，朋友們都散去，他忙着收拾行李，預備帶走的東西，一直忙碌到半夜，他便滾進床去安睡了幾個鐘頭，雖然他知道睡在他身傍的就是白天同他行婚禮的那個生疏的女人，但他懶得去招呼她。當他被人推醒的時候，睜眼一看，父親站在床前，新夫人已穿好衣服忙着給他打洗臉水。

「你不要上火車嗎？你的同學都來找你了。」他的父親對他說。
他聽了立刻從床上躍下來，趕快收拾行裝。

當他最後離開家門的時候，父親和母親以及新夫人都送他到門外，父親最後說道：「孩子到外面的時候性情要和氣，到那裏要常來信，你在外面花錢沒有關係，千萬可要吃的好些。」

他最後看了他們一眼，見新夫人臉上很晦暗，母親的眼裏亮晶晶的有眼淚閃耀，父親的臉上也特別的顯着老了，同時有一種戀別的哀愁掛在父親的臉上，泉生的心裏不禁有些辛酸，幾乎落下淚來。

一天的火車，遠離了家鄉。第二天的早晨，他們登上了去國的輪船。

一陣海風夾着涼意刺透他的身子，把他從回憶中吹醒了。十月的季節，海風也有些寒了。他心裏想，人生也不過如大夢一場，何必要顧及將來，此次出國一定要努力用功，學得些成就；父親是有錢的，暫且用他的錢等到大學畢了業再說，那時他或者就永遠不再回到家鄉去了！那時他可以任意飄流四方，去尋找新的幸福。想到這裏，他又記起父親送他到門口時的那種悲戚面容，他落下了幾滴淚。

他向遠方一望，那無邊無際的水天交界處，好像是永遠走不到頭似的。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那一身的志望與悲哀，都被這巨大的輪船載着駛向東方了。

秋 雲

「友情像秋天的雲，
過眼即逝，

那逝去了的雲啊！
永遠不再來了。」

爲了過于沉悶的緣故，近來我們常到瑜住的公寓裏去玩。瑜是一個富於熱情的青年，他那種天真奔放的性情，很容易使一個人親近。只要有個友朋在一塊談談，總可以免掉些難堪的寂寞。

我們談到故鄉，他的故鄉，那有着大海的地方，而且是我曾去居住過的地方；那時他的善感的心似乎就顫起海浪一樣的波動了。

「你不要提起我的故鄉，想起在那裏的一切，真要念不下書去了。」他悲慘的說着，隨即微笑了。

記憶中的索子，立刻拖到我童年的一段歲月裏去，我說：

「你的家，真幸福呢！在那裏我度過兩個年頭，是意外的災難送我去的，可真該感謝那場災難。」

「真的，經你這一說，我想起它來了。」他喃喃着。

我在暑假期內想到你的故鄉去玩，就怕去不成。不知道這些年來，那地方會有着怎樣的改變了！」

「當然會和你印象裏的烏國不相同了。」他說。「還是在家鄉好，到了放假日，就和朋友們到各處遊玩。」

「在北京你有好些朋友嗎？」

他想了—想，說：「即便有，也不如家鄉的友人那麼親切。」

「一個人只要還有着人性和感情，就需要友誼做安慰。」我發揮着我對友誼的觀念。一個人如果是一架機械，——像那些數學家，則大可不需要友情，因為他們的大腦不會從機器似的運算中生出差情來。

「你能說學理科的人，都沒有感情麼？」

「這自然不能一概而論。」我答道。

「友誼是最奇怪的東西，你說怎樣纔算偉大的友誼呢？」

「這到是很費思索的事，前人說『君子之交淡如水』，這句話就很難分析，我根本不想做搖頭愧勝的正人君子，我所需要的是沉醇的，互相瞭解的，熱烈的友誼，真正的友誼絕不是淡淡的。那些帶着虛偽假面具的君子人們，都是冷血的人，不需要友誼，他們只需要着金錢和面子。」

瑜微揚起眉頭，說道：「交朋友確實很難，據我看來，長久的友誼很少，尤其是交異性朋友。」

「爲什麼異性朋友不能長久，我很願聽聽你的高論。」

「依我來說，一對異性的朋友無論如何要好，總免不了有性慾的成分存在，當一對純潔的愛人相吻的時候，也許他們的天性不由自主，會使性慾衝動起來。等到兩人結婚或絕交以後，友誼也就喪失，——反正結婚和絕交對友誼的影響是一樣的，所不同者，只是對於肉慾的獲得或失望。」

我好奇的說道：「那麼你把異性的友誼看得一錢不值啦！」

他搖了搖頭，嘆道：「不但異性的友誼難以長久，就是同情的友誼也祇是曇花一現。」

我抗議道：「這話到不見得，我國古代也有許多共生死患難的友人。」

這時，瑜的眼色黯淡，顯然是有些傷感。

「由於過去我交朋友的經過，我才對友誼生了敬畏之心，這也許我的性情礙得這麼孤獨的唯一原因，我怕生疏的友誼，闖進我的心裏，破壞了那深遠的孤獨。」

。而當我對某人發生了感情時，我就有些回繃起來，怕它又會很快的逝去。你記得咱們同學中有一個叫張儒範的吧？」

「儒範這名字好像很熟的。」我說。

「就是那個國文系一年級的學生。高個子，戴着一頂奇怪的海軍帽。他和我以前是最好的朋友……。」

「怎麼現在不常看見你和他在一塊玩？你們好像是很冷淡吧？」

「對了，很冷淡。以前在家鄉，我們是同班，我們每天在一起玩，或者遊泳，爬山，釣魚，那種融洽的友誼使我倆都很快樂。我們能那麼要好，也是因為我倆長得有些相像，我們如同親兄弟般的相知，有三年之久，後來，我和他的友誼終於破裂了。」

「爲什麼會破裂？」我很爲他們惋惜的問。

「大概是爲一點小事，連爲什麼破裂的事都忘了，記性真太壞。」他用手撫

着自己的前額，繼續說：「我從來不愛哭，可是這一次，我真難過得哭了，黃昏來時，我獨自坐在海邊的岩石上哭泣起來，那時海水正在上潮，我只覺得海水也伴我一同哭泣呢！」

我們之間沉默了下來。

「以後你們再沒有和好嗎？」我問。

「雖然又和好了，但是未鬧意見以前的那種感情，再也不能恢復。我們再聚在一起的時候，兩人都感到有些隔膜，我的心被不安刺着，就一直到現在，又是兩年了。我和他都離開家鄉，到這古城來求學，又是在一個學校裏，可是我們的感情並沒有恢復，我和他過于冷淡，沒事時不多說話，也不在一塊出去玩逛。」

他說完這些話，兩眼有些潤濕了。

我對他和那位好友的隔膜，抱着深切的同情，他們可以說是很不幸的。我說：「友誼，是靠不住的東西。」我的兩眼望到窗外的天空，隨即從桌上抓起鉛筆

和紙，寫上了幾句詩：

「友情像秋天的雲，

過眼即逝，

那逝去了的雲啊！

永遠不再來了。」

我把寫着詩的紙遞給他，他看了以後，就孩氣的說道：「把這首詩送給我吧！我要好好的保存起來。」他把那張紙挾到一本書裏去了。

我們都把眼光向窗外看去。從那方格子的窗子，可以看到一片慘淡的藍天，正有無數白雲匆匆的飛過，那些雲塊幻變成各種形狀：岩石，貓，狗，獅頭，老人，……它們沒有相同的式樣，而且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會變成另一種形狀，完全像友誼一般的不測呢！

窗外，秋雲過逝了。窗裏却有瑜的淚眼閃爍，似在晶瑩的放光。

寂寞的呼聲

幼年，在古老的灰色城市裏生長起來的，生命也不過像一條呆滯的河水，多少靜悄的光陰，都無聲的流去了。在失掉了溫暖的記憶裏，使我更不能輕易忘記的，就是當我沉醉在海國的夢寐裏的那些日子。

那時家鄉正鬧着兵亂，全家由家鄉遷到臨海的城市裏去。自幼就富於熱情的我，不知爲何，對於一般人們竟感到生疏，和我一同在小學讀書的同學們，彷彿竟是在兩個天地中，他們的天地是吵鬧玩樂，我的天地却是安靜的孤獨，我默默的愛着遼闊的海，愛着水晶般的圓月，愛着大自然的一切。把胸懷和孤獨傾吐給大自然的懷抱，現在想來，不過向面目可憎的人們喋喋不休的哀訴嗎？

我常跟隨母親，踏着柔弱沙灘，印上許多腳痕，當飛濺的海水向沙灘湧來

時，腳痕便都不見了。潮退時，微波無際，遠天的水色天光撞入朦朧的一線，在海濤嗚咽的沙灘上，遺留下不少海中的水草貝殼之類，那些美麗的貝殼在陽光的照耀下反映出瑰麗燦爛的光。海螺的殼，旋轉成一座小屋似的，似被誰的素手輕描上彩色燦然，有時小屋的主人被別的動物吃去，只剩下閃爍着珍珠似的紅光的裏子。

在這樣回憶着的時候，又想起一種叫做海星的動物來了，牠的形狀像一顆午夜之星，牠們時常被海潮遺棄在岸邊靜穆的睡着，如同天上的繁星墜落海底，又沖汎到海岸上點點。那樣頗能引起你的遐思，設想午夜之星之網在搖撼的時候，星羣帶着微光跌入寒顫的波面，而海底的海星又怎樣穿過碧深的海水，和跌入波面的星羣接吻擁抱啊！我常常拿着大的紙煙盒子，揀拾幾個海星放在盒內，帶回家去仔細玩味，如同從雲天裏摘下的綠星一般的可貴，幾天後那些海星就在盒裏枯死了。

那時僕人老霍還未走上天國，他常挺着瘦長的身子領我逡巡在海岸，看那龐大的火輪駛向遼遠的天外，我憧憬着那些飄浮在大洋中的人們如何的有趣，看海鷗在浪花裏翻飛起舞，看陽光出入海面，海行的輪船也把我的童稚的心兒，一同帶向神秘的遠方，一面我又擔心大海會把它吞食下去。

在一個狹小的港口傍，有用木架子紮成的木板，邊上都坐着閒人在垂釣，釣絲不安的在渾濁的海水裏動蕩，很久的時候才能釣上一個二寸長的海蝦。但他們爲甚麼不到柳蔭池塘去垂釣，而到這喧鬧的港口來釣蝦，有甚麼興味呢？後來老霍向一個垂釣者問了一問，才知道這些人都擁有大量的寂寞時光，都是無事可做的閒人。他們坐在木板上，把茫然的心緒付與給一根釣絲，真不知道釣走了多少無味的時光！

小港上面的泥地，長着一叢野菠菜，葉子又肥又綠，種子裏結着無數小硬的黑種子，每次從那裏經過，我就折下一段種子帶回家去，高興的剝着每一粒黑硬

的種子，數着數着，如默數我心底的神祕和煩憂。我當時爲甚麼愛數野菠菜的種子呢；連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，是因它常注視着海洋嗎？抑或渲染了大浪的風霜，使我如此的珍貴那些黑亮的顆粒。

海給我的印象太多了，一想起這些零星的記憶，就使我興奮，使我寂寞，彷彿又循着幽暗的梯子登入童年的國土。

有一次，我病了。因爲我在小的時候身體不好，病好像客人似的時常來拜訪我。在一天的午前，我由病中惘倦的醒來，後窗外的海浪嗚咽聲隱約傳來，我兩眼向天花板瞪着出神，因了屋外陽光過強，屋內天花板上也就閃爍着刺眼的白光，我的頭尙如同暈迷在朦朧的雲霧中，心裏的滋味十分淡泊。忽然有一種夾雜着鄉土音的談話聲傳來，我聽見一種蒼老而枯寂的顫聲說道：「雲，醒了嗎？病好些了？」

我把眼向傍邊一看，原來是姑老爺，因爲病中很不耐煩，沒有答話就把頭掉

到床裏去了。姑老爺和他的妻子隨後就大聲的談起話來，母親和他們談着一些故鄉的情景，他們述說故里的變化，又喃喃的抱怨命運的不幸。那時我突然覺得這些通俗的說話聲，都像些灰色寂寞的錘子亂飛起來，紛紛的擊落在我童稚的心上，再也沒有比我病後的心情更容易受感觸的了，於是我意識到那是寂寞的呼聲，第一次敲上了我冷落的心門。

姑老爺並不是僕人向主人的稱呼，而是一種很遠的家鄉親戚關係，但仔細講究起來我是弄不清楚的，只記得他叫我母親爲外甥女，他姓富。他的腿因受寒而成爲跛子，走起路來身子向左方一歪一歪的，一根瘦長的鐵拐幫助他行走。他的年紀已有七十多歲，精神依然很好。我從小對於不幸的人容易引起同情，而對於這位跛行的老人也不禁有些憐惜。我叫他那位續弦的妻子爲姑老娘，那是一個愛多嘴的女人。他們每次來到我家裏住着，我都非常歡迎，可是家中好像並不高興他們來打擾。

在這海國的病後，聽到那跛行在遲暮風霜中老人的絮語，就似在廣漠的夢鄉裏突然掠過了一道陰影。他們的發音是枯燥無味的，正因其過於通俗，才使我很然若失，只覺得寂寞好像開放在黃昏中的花朵，繽紛的落滿了我的心上，使我不知道如何將它排開。有誰想到八九歲的小孩，就會那麼善于凝思啊！

後來聽說姑老爺死去了，致死的原因還是爲了寒腿病。因爲他和後妻的結合沒有經過法律的手續，所以姑老爺一死，兒子們把家產分了，並且不承認有這麼一個後母。姑老娘只好到濟南去，和她兄弟住在一塊，又因居室困難，只得和兄弟住在一個屋中。當有人造着他們兄妹的極不好聽的謠言的時候，姑老娘便向親戚們哀求似的各處分辯，想洗去那層冤枉。唉！人間就是極其殘酷的，往往要把一個人可憐的人擠到地底下去呢！

自從離開一年餘的島國生活後，病來了，每次在病中總會感到些人生的寂寞，三四年的功夫，病已和我糾纏得够了。我一天的邁上了自己的路，天地悠悠

與我無關，我的淚水在月光下淌着的時候，又有誰能關心到我的惡劣的命運。起先，我不願忍受寂寞的侵襲，願意有人瞭解我，後來我漸漸對世間的一切懷疑了，人們彼此間都不會瞭解的，還是安於自己的寂寞吧！

你這些面目可憎的人們，你這庸俗難耐的城市，陪伴我十餘年的，消耗了我多少無聲的歲月，換換地方能使我的頭腦清醒些，因此我到底獨自離開故鄉，真的走上異鄉之途了！然而在這裏却有着更多的面目可憎的人們，和更使人厭倦的城市小景，離開家鄉，又有些想念家鄉了，每當燕子由南國歡樂的飛來呢喃的時候，總不能使我減去些無可奈何的鄉愁。

時常在清晨從睡夢中醒來，睜着惺忪的睡眼呆望刺眼的屋頂的白色，就會想到在島國的夢中，不是曾經同樣的注視過白色的天花板嗎？於是海水的哀唱，大浪裏的海星，跛行的姑老爺，野菠菜的種子，浪廢時光的垂釣者，都在記憶之門裏復活了，念及往事，方宛如如昨日，真使人長歎歲月的無情，把天真的童心摧

繪上人世的憂憤。

近來更有一種聲音使我頗爲寂寥，當我正徘徊在異鄉的街道上時，忽然有從店舖裏播放出的無線電的歌音，使我淒涼的心絃微微搖動，如同秋夜裏搖落的寒霜。我覺着那些輕浮的歌音，像些透明的雲片在一片柔光裏飄蕩，而古老的世紀永遠向前流着，煩惱化成煙了。我低頭，默思將怎樣蹣跚的跨過荒山，又怎樣跋涉過不長綠草的大漠。那深深的擡動我寂寞之思的，就是那些輕浮若夢的歌音呢！它使我的靈魂如同埋在蒼白的秋光裏了。

如同長在黑暗中的人們安然於黑暗一樣，我已安然於隱伏在寂寞的包圍中。寂寞這種東西，是屬於不幸的人們的，於是我乃過分的酷愛着藝術，却漸漸能由藝術中吸取寂寞的樂趣了。有錢的人家保藏着稀世的珍寶古玩，孤獨的憎世者有着寂寞這種寶物，古董家不能明瞭我的寂寞，就如同我不會欣賞他的古董一樣。

藝術使我寂寞，使我用冷眼觀察一切，但我是更明瞭着人生了。

月餅

太陽自己轉動着，地球圍着太陽轉動，月亮又圍着地球轉動。那些永恆的星球，只是不停的轉着，沒有愉悅，也沒有悲哀。

在這地球上的人類，却有着愉悅和悲哀。

地球上的一角，我佔了一個極其渺小的位置，我也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裏轉着，我轉了二十餘年的光陰，並沒尋到些幸福和光明。

月亮到了最圓最柔的時候，就是使人興奮的中秋節來啦！由那寒冷的秋風的盤旋中，旋來了這喧鬧的節氣。

中秋節使孩子們興奮，使徘徊在異鄉的年青人悵惘。

我要落淚，因為我想起了故鄉，沉重的鄉愁壓倒了我。

本來在這秋寒中來臨的節日，就使人感到落寞，而且素來是特別看重鄉土觀念的東方人，怎能不想起家鄉來呢？此時，若是在家鄉，全家人都圍聚着，父母弟妹的臉上都掛着笑容，有親友送來許多節禮，好吃的鮮果和月餅，大批的被吞到口裏。弟弟則買來兔子王，擺在桌上玩。又有我的好友，在一塊談些毫無邊際的夢話，好友走後，使我感激落淚。

可是，如今是在異鄉。孤單單的一個人，永遠是一個人啊！沒有家庭的愛撫，沒有朋友的關懷，四周只有使我厭惡的臉色，和我非難，和我爲仇，即使不是和我非難，也使我一見到許多熟人的面孔，就暗自厭惡，以致於憤恨起來了。

年歲才越過了二十不久，我的人生方面竟早已是陰暗的了。我每天晚上在這間小屋裏，對着燈光眩想些不解的事，或者寫點心靈的咒語在稿紙上。沒有一個朋友，會來打擾我的孤獨。

若不是看到本地人對於過節的歡躍，還不知道中秋節已然逼近。

這惟一跳進我腦裏的念頭，就是月餅的誘惑；這是一個魔難着我的念頭，我要過節，要像一般俗人一樣的過節，但怎樣纔算是過節呢？吃一頓好飯嗎？不，吃月餅纔是過節的正道。想起在異鄉的徬徨中，已有兩年不曾吃到月餅了，不禁就悲哀起來。過去兩年的中秋節，我呆望着別人歡樂的大吃大喝，可笑自己竟連一點想吃月餅的念頭也沒有。

今年無論如何要過一次節了，要花錢來買月餅吃了。

金錢在這年頭，買不着什麼東西，就要花費很多的代價。爲了生活的窘迫，就不得不節儉起來。但是，現在要破費了，花錢買月餅，對於金錢會有很大的損失啊！

謝天謝地，某雜誌社寄來五元稿費，那是由一篇詩換來的代價，這一來，我有些高興，我不再是一個窮酸，我值得向人驕傲，因爲我可以大嚼一頓月餅。

從郵局裏把稿費取出，連忙就跑向一家點心舖，可是，走到點心舖的門口，

又越過去了，覺着進去買月餅，很有些不安。我退回來，看舖門前有一個貼着紅紙的木牌，上面寫着翻毛月餅，江西月餅，提漿月餅。

我繞到點心舖靠窗子的一面，彎下腰，伸長脖子，仔細看着那玻璃窗內的各種月餅，不禁感到一陣慚愧，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進去買一個月餅。

最後，我硬着頭皮走進去了，大個的，中等的，翻毛的，各色的月餅，又使我迷惑起來，我猶疑着，說不定揀哪一種買才好。我問店員那種大而圓的月餅怎麼賣，店員說是六毛，再一種更大一點的，是一塊錢一個，好勁！多貴啊！我這時便想走出舖子去不買，但是又覺着很不好意思，便祇得買了一個六毛錢的。

走出點心舖，心裏痛快多了，手裏是拿着一個大月餅。爲了急於想吃月餅，就在上面咬了一口，沒等走回住所，已經把整個月餅都吃完。覺得並沒有什麼好吃，口裏反而有些發酸，接着胃裏也酸起來了。

月餅，是不好消化的東西！

然而，今年總算吃了月餅。

傍晚，大而圓的月餅，從東方的紫霧中昇起來，好像是一個纔出爐的大月餅，透着黃玉般的顏色，後來，它向中天移動着，而且漸漸縮小，月華也由黃玉色變做射出晶瑩的銀波了。就在這同樣月光的洗禮下，照着遼遠的故鄉和那故鄉裏親人們。故鄉，使我懷念，使我憎惡。如今在這樣的境況下，孑然一身，對月長思，乃感到人生是蕭索無味的了。

抬頭，看那月餅也向我笑着，但它的微笑冷淡無情，並不來關懷一個異鄉人的鄉愁。月餅是圓的，月餅則是月亮的形狀。人們爲什麼把點心做成月餅的形狀而來吞吃，這真是不可解的事，難道不吃月餅的人，就過不了節嗎？

第二天，便是中秋節的一日。

早晨我走在街道上，由住家裏傳出來一陣陣的嫩肉香，這種香味代替了月餅，又向我誘惑着。

我騎上車子，想跑到西城的親戚那裏去過節，叫開以後，一個僕人走出來，說是全家人都回老家過節了，還要過幾天方能回京哩。

我呆然了，只有乏味的離開親戚的家門。

中午的飯還沒吃哪！肚子裏已經很空。我跑到馬路傍的飯棚下，買了一斤窩頭，又買了一毛錢的鹹菜，帶回住所裏去。

倒來一壺開水，伴着鹹菜，把一斤窩頭都吃下肚去。

中秋節過後，月餅的夢總會消失了的。

（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秋節之午脫稿）

我醉了

我真的喝醉了。一脚邁出老秦的公寓，頭裏昏沉沉的，像裝了一個大皮球。天上，陰忽忽的，像我的心一樣的陰暗。

二月末的季節，嚴冬的餘威尙未消失，雪花由早晨就滿了蒼穹，此時却變成輕微的毛毛雨，落到我發燒的臉上，更有些難耐的涼意，但這並不能減退了我心裏的憤怒火焰，我望望那有着道學氣的沉重的天空，如同一大張不見邊際的大黑板密蓋着人間，我想伸出拳去擊碎那張大黑板。

路燈哭喪着臉，把慘黃的燈光投射在路上的泥濘裏。我口裏隨便的誦出了那德的「默想」，那首詩是我最酷愛而背得很熟的：

「當我仔細的觀察了狗的奇怪的習慣

我不得不承認

人類是高等動物。

X

觀察

我承認，朋友，我迷惑了。」

反覆的吟出了這樣的詩句以後，我隨即狂放的大聲笑了，我的笑聲在如此的夜街上是多麼空洞，又是多麼異樣。哈哈，人和狗的習慣呢！到底使我們的詩人邦德迷惑起來了！多麼可笑的事！

我倦息的踏着泥濘的路，步子凌亂不堪。頭被燒得昏亂了，心口突突的有個東西在攪動，怪難受的。乎想嘔吐，整個世界圍着我轉圈子，越轉越小，小成一個小糖球，我急忙把這糖球吞到肚裏。我睜開朦朧的眼，不知我還是生存在這宇宙上嗎？我歎了一口氣，隨帶着噴出些薰人的酒味。

一個除了心的創傷和落淚的記憶以外，甚麼也沒有的人，對於未來會有怎樣的歸宿？芥川龍之介會把自己比做在人生舞台上裝扮丑角的人，丑角啊！不重要的丑角，只有創作慾而沒有生活慾了的芥川龍之介，竟走上自殺的末路了。而我又何嘗不是一個丑角？我的生死對這世界又有甚麼關係呢？這世界並不會因一個丑角的死滅而掀起些波動；然而，我並沒有死，祇不過是有些醉了。

記得那天一個朋友說過這樣的話：「文學家要仔細觀察人生，當他作小說的時候，他就會同情於小說裏的人物而流淚，那麼作者自身漸漸就陷入苦惱中，以政於瘋狂而死。」對了，一個寫小說的人，雖然客觀的描寫別人的憂鬱，而他自己把別人的憂鬱咀嚼消化，成為自己的所有物了，所以擁有世間的悲痛過多的人，就容易瘋狂而死，看那些死於瘋人的名家吧：尼采，果戈爾，莫泊桑。而那些不出名的因瘋狂而死的寫作者，更不知有多少呢！

誰叫自己這麼富於熱情來？感情被壓抑着，蹂躪着。疲憊的身子到處被人排

擠，遺棄，在孤獨的環境中性情就變得個強陰鬱，用憎惡的眼光掃射着周圍的一切。那除了漸漸變得瘋狂起來，還有甚麼新的道路可走？冷風猛力的刺了我一下，我收拾起了紛亂的思索，向自己的住所走去。

進了屋門，摸摸臉還燒熱着，兩頰沁出火紅色。我跟跄的坐了下去，拿起一把胡琴，拉起一曲「夜深沉」的調子，悠悠間，靈魂裏冒出兩把飛劍，雲光深處，亂舞了一會，悠揚裏透着寧靜。以後又拉着二簧，我的戰抖無力的手，拖着馬尾弓子，磨擦起琴絃，就發出多麼煩怨的音調。我的愛好音樂的結果，使我把悲愁灌注到二簧的絃音裏面去，脆弱的心聲在那蒼老淒涼的音調裏，溶成了一片柔和的音波，我默默的沉醉在音樂中，領會它賜給我的知己快感。突然，「崩」的一聲，絃斷了，剩下的一根老絃就啞了嗓子，我生氣的把胡琴拋到了一邊。

一個失落了夢，一時又佔有了我的心境，我彷彿看見一個細瘦的女郎，坐在夢的王座上，兩頰塗着杏黃的胭脂，溫柔的目光凝視着前方，她的歌唱，比鳥

唱比音樂都要迷人到百倍，她的長髮遮蓋着少女的隱祕，由她那溫柔的笑容裏，似乎展開了煦煦的春天。我去擁抱那個美麗的影子，但立刻那個夢幻就消失了，使單戀者更獲得過多的悵惘。我惦念着那恬靜的笑姿，在淚光晶瑩中我好像已吻到了那塗着杏黃胭脂的腮頰。

我頹然無力的倒在了床上，我是真的醉了。

（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寫于醉後）

我餓了

在無意間，我發覺到我是餓了，即使吃多少美味的食品，也不能使我得飽；我的靈魂是如此貧弱，我的心是如此空虛。

我默語春天的風，把我的嘆息吹到新開的花苞上，我是餓了。我的生命上的春天，沒有微笑，而却聽到一片梟鳥的嘲笑聲音，使我毛髮豎立。

餓着的人兒，多麼難過啊，我彷彿是一個可憐的乞兒，想乞討得他人的同情。

我不能不說我有憤懣，如冬天的風吹到冰上一樣，把我的心凝凍在殘酷的冰點之下，如果有一把火，把心上的寒冰溶一片水，也會使我稍微溫暖一下喇！

可是我並沒有把饑餓的事情告訴過母親，病床上的母親是憔悴的，她早把一

生的倦意安放在天國的希冀裏。

退縮止步，我們的青春道路竟是這麼泥濘嗎？

把自己關閉在一間小屋內，在這極小的天地中，我發掘出一個花園，用孤獨的眼淚去灌溉它，土地便長出奇異而憂鬱的花朵來了，我把朋友們拉來賞玩這些花朵，庸俗的朋友們看後便搖搖頭，因為世上的俗事已經迷糊了他們的眼，所以他們都說沒有看到什麼花朵，而且更不因花園的繁茂而感到憂悵。

因為惟有我是餓了，我便謝絕了一切朋友，透明的隔膜像一道牆，使我沿着牆獨自走向一條荒涼無人的路。

我需要的是精神食糧，啊！精神食糧，這是多麼抽象的名詞，我把自己埋首在文學中，從這裏取得些安慰。可是我的食慾過大，只是貪婪的把許多食糧填到那餓着的心靈裏，只要是在這兒，我把一切人間的苦楚都放在眼外，藉着藝術的光，我得到了暫時的安慰。

我一走開那憂鬱的花園，我的饑餓會更加厲害起來，我被哀愁刺激着像要死去。

年月在逝去着，病床上的母親走上了天國，過於哀傷的人，是變成了麻木，我的愛上文學做友，還是由於母親的緣故，我曾經看着母親在疾病的痛苦中掙扎，我的心怎不碎了啊！我不能安慰母親，也不能分得母親的痛苦，於是我向文學中尋找安慰。如果是懂了文學，在心中反而會感到忘掉些什麼東西了。

但是，竟有一個比我年齡較小的朋友來分得我的孤獨了。因為他和我做好了友，也因此受了我的傳染，他也與文學結成生命上不可缺少的知友。我領他到我的花園裏來遊逛，他興奮而寂寞的說：「多麼美麗可愛的花朵啊！」我從他的發光的眸子看來，知道他是被花兒的燦麗沉醉，而憂愁着了。

花園裏的花木是從世界各處搜集來的，一陣陣的芳香使青年人心醉，却忘了這些花是結不出美味的果實。

因爲他注視那些花兒的時間過於長久，他的眼睛是漸漸變得近視起來了。

在他給我的一封信上寫道：

「……自從我認識了你以後，我發覺在這世界上又有了一個親近的人。過去，對我愛護的人們都遠了，我的慈母，在我年幼的時候就已逝去，使我在幼年時代，度過悲慘的歲月。」

前年，有一個當做姊姊般對待我的人，她爲了求學，便遠到北國去了。她走後，我什麼也懶得做，在白天，我只是睡覺，好像惟有睡眠才能減些我的難過。在夢中常見她嫵媚的走來，她還是那麼柔和的微笑着呢！然而，她是離我而去了，何時再能回來，也祇是夢中的盼待。

今年秋天，想到母親的墳上去祭一下，雖然我不迷信，但我要慰問那故去多年的亡母，再對她談起過去的癡話，現在母親墳上的草該是很繁茂的了。往日的淒涼回憶，近來常使我不能安定。那時如果你有功夫，陪我去一同看看我的母親

長埋的地方吧！ 祝你

快樂

祺

讀了他的信，使我默然很久，母親的偉大對於一個人的影響是多麼大啊！尤其是遭遇不幸的孩子們，在世上得不到人類的安慰，只有流着淚懷想那失去的母愛。我給他的回信上寫道：

「祺弟：

我和你一樣的不幸，也是失去了母愛，我讀了抒寫母愛的文章，常會感動落淚，母親的一生，曾予我的稚弱的心靈以猛烈的刺激，爲了母親的不幸，我才愛上了文學。

我們都是饑餓的青年人，需要着大批的精神食糧，讓我們携手前進。

今年春天，我曾經到母親的墳上去看過了，那方磚砌成的墳台上長着油綠的麥子，墳台的周圍也全是麥子，我很想把麥子拔去，在那上面種上些美麗的花，

可惜沒有帶着花種，而且時間匆促，不容我這樣去做，我想沒有鮮花陪伴母親，怕長眠的母親會感到寂寞的吧！

同去的有兩個朋友，當我把手指到那刻在墓碑底下的名子的時候，他兄弟倆都驚訝了，做弟弟的問道：『怎麼？你已經沒有母親了嗎？』我淡漠無言，只是悲哀的點點頭。而現在那位做弟弟的友人竟是遠在天邊了。

秋天，我將陪你到你的母親墳上去哀哭，儘情的抒放你多年來壓抑着的感情吧！然後，你再和我一塊到我母親安息的地方，去看一看那荒涼的墳台。即祝

文祺

雲

人類的聚散是極難以預測的，我和祺相聚一年多，後來竟又懷着難言的離情各自分手了，生離死別在人類的感情上劃下了怎樣的鴻溝啊！書信雖然常在急切的盼待下，由郵差手中得來，但友人的憂愁面容，是不能再出現在眼前了。悵惘中，我常有一串懷念，繫在心扉的一端，把它向遠方拋去，拖長了，拖長了，讓

我的懷念像風箏似的飄起吧！

孤獨中的淹斃

——獻給我唯一的好友祺

「少了這樣一位朋友，

使我陷入孤寂中，

我的一切念頭，感情，言語，

滯留在我的靈魂裏，

在那兒霉爛，

在那兒發愁，

看來竟像是迂緩的滅亡，

我的心將在哀愁中淹斃了。」——錄自拉瑪爾丁

X X X

見不着你的面影，

哀愁就將我淹斃在深淵裏。

從這紛紜的世界，

沒有一刻我不感到寂寞，

只有在你面前的時候，

我像沒有靈性的小蟲，

蔭庇在你的友愛的溫光中；

在友情的面前我低頭，

因為我顯得那麼渺小了。

X X X

爲何你不到這兒來，

讓我們長年廝守，

從不離開，

或者是當做你的親弟兄一樣，

爲了常護得你施與的同情和諒解。

× × ×

在你的面前，

我要儘情的流淚，痛哭，

願忘掉一切塵世的庸擾，

這裏只有你的世界，我的世界，

岑寂中的微笑。

× × ×

怎奈這土地的距離，

將我們遠遠的隔開，

從你的家走到我的家，
從我的家走到你的家，
也要灑多少汗粒，
我只願這漫長的距離縮起，
再沒有孤獨的路獨行。

甜蜜的家

——寄給做夢的友人

欣，真想不到在千里迢迢之外，我們又聚會在一起了。我們一同在北海上坐着划船，心裏是起些甚麼感覺？

還記得在家鄉的時候嗎？家鄉的湖光也許要比這寂寥的北海更爲動人些。你看在這北海之上，除了渾渾的湖水，庸俗的建築和一大片黑忽忽的樹叢以外，還有甚麼？所有的也該是遊人在這裏遺留下不少倉促的足跡了。

以前你說你是孤獨的，但我也孤單單的有一顆憂鬱的心啊！雖然論年齡我們也只會說是孩子，但生活的剝蝕却把我們的孩子的心給掠奪了，你說祇有我能明瞭你，於是我們便做了好的朋友。

在其間我最感到不安的，就是你和你的父親感情的破裂。你的堅強的脖子閃爍着憤怒的火焰，你激憤於你的家庭那麼黑暗的束縛着你，於是你便想離開家去找你的運氣，即使外面有死亡有荆棘在等待着，你也不怕，你只想脫離開那靈魂的苦痛。

你父親叫你上學，你不上，却纏着女招待去逛湖。甚至又愛上了公共汽車上的女賣票員，你說她的職業也是爲窮所迫的緣故，你愛她是無目的而純潔的，不論她本身如何的墮落你仍然愛着她，但這也許是你和家庭決裂的主要原因。

那時每當黃昏時分，我們便一同到湖濱去散步。夏日的湖濱，遊人特別擁擠，岸上擺滿了賣冰激凌酸梅湯的桌椅。我們從這邊又轉到那邊，有時竟茫茫的轉了數趟，這大概是我們的心裏都過于空虛的緣故。

我應當如何讚美那家鄉的湖光。那兒到處長着嫩綠的水草和蘆葦。時常有野居的水鴨，在湖面飛過，那更能增加了湖的娟秀。湖中粉紅色的荷花，襯托在圓

而大的荷葉之中，嬌羞的微斜的開着粉瓣，簡直像湖神的微笑；而在荷葉的中心。也常有一滴水晶似的露水珠在閃爍着，有時風兒一動，露水珠兒就在荷葉中滾來滾去。

每一個黃昏，我們在湖濱消磨了長夏的時光。有時我們沿湖田的小道，撥着長的蘆葦前進，但走了一會我就不敢再往前走，爲的是怕失迷了路途。有時也坐在隆起的樹根下，看人們徘徊着迂緩的步子，看夕陽漸漸沒沒，看彩霞的變幻，看蘆葦在輕風裏搖曳着翠綠的葉子，一直等到整個湖面環抱在暮色的圈子裏才回家去。有時我們從湖濱歸來，看到愉快的小天使們，也會迷惑於童年的可貴，我們不都是徘徊在亂夢中的人嗎？於是我便作了兩篇「雙夢記」紀念那時的心情。

秋初的時候，你考上了北京的官費學校，便匆忙的準備北上；臨走時你父親給你很多的路費，叮囑你一些在外小心的話。就在最後火車站上離別的一剎那，我感到無限悲哀，覺着一個偶然相遇的知友，又很快的離散了，但想到你未來的

熱望，也就不願惜這暫時的別離，我只祝福我敬愛的友人，能找到靈魂的歸宿。

兩個月間的生活，真像是兩年似的悠久。在這些日子中，我們的生命曾起過如何的波瀾與變幻，做夢也想不到我們在沙漠的北國又能遇到一起。

你還咒詛着故居的一切嗎？也許久別已使你懷念起家鄉來了。秋天踏着頹敗的步子走過，把大自然踐踏得凋零雜亂，南歸的雁聲也許在你心弦上挑動一絲懷鄉之念呢！

你的倔强的性情改變得多了，那眼中憤怒的火光，也像雨後的薄雲被東風所吹散。因為你上的是官費學校，那自然要特別的賣力氣，忙碌能使人把人海的瑣事忘掉。現在你從夢中醒來了，你無暇再去做像舊日那樣的夢，你的身體變得強健剛勇，使你的性情也跟着改變，但是因此你竟漸漸和我疏遠了！你再不能明瞭我的心情。

你以為我的住所太散漫無紀，但你不知道我比以前更為失望，我是人間的不

幸者，這使我不能從灰色的夢境裏走出來，而祇是失意的在夢裏轉着圈子。

現在寒假快來了，你恨不得立刻就回家去過年。以前你和我說過：「和家庭感情破裂的原因，一半也是自己胡鬧所致。」但現在如果你再回到家去，你將從父親臉上看到從來沒有過的笑容，你的弟弟將要跑着跳着，兩嘴笑得合不攏來；你可以得着從沒有享受過的家庭樂趣，那麼你或者後悔不該跑出異鄉來了。

每每讀到「家，甜蜜的家」那首西洋名詩，我便感動得落下淚來。你在家中的時候，或者要厭棄它惱恨它，等到你做了異鄉遊子的時候，那就會想起家的甜蜜。在如此冰冷的世界中，到處都沒有家使人感到溫暖的。

寫到這裏，我又記起了友人的一付臉色，現在他也現許正懷念着他遠方的家。念及往事，不禁大有感觸。

海與松林

哈代的「苔絲姑娘」內有這樣的兩個句子：「海在市的邊上。海水老是嗚咽着，初聽誤以爲松濤聲。松林也老是嗚咽着，初聽誤以爲海水聲。」

每讀了這富含詩意的文句，就引起了我的海愁，它使我深爲愛好着。哈代是詩人，是小說家，他的思想力是多麼銳敏而深遠，我反覆誦念着這兩個句子，乃使我回憶起大海的壯麗來了。把海水聲和松濤來做比較，海濤是澎湃汹涌，從海底湧出來，好像生氣的人把怒氣從肚腹裏吐出；海濤則有着清淡的寂寞，好像多愁的少女吐出的嘆息。

在我幼年的時候，曾經在傍海的一個城市裏住過，海給我的優美印象很多，現在因爲離開那裏已久，海的影子竟日益變得淡薄，但我對海的懷念也日益增加

。今年夏天有朋友返回靠海故里，我去送行上火車，在車窗外，看友人被鄉愁所籠罩的臉色，也不禁使我悵然而分得友人的鄉愁了，友人的臉被火車載着遠去，剩下我呆望站台上的煙塵。我羨慕友人的家鄉臨着可愛的大海，我盼望有機會能再去看看那闊別多時的老友——海景。

有一年，全家避兵禍住在一個鄉莊裏，那兒有着蒼鬱的松林，也許因了我自幼就愛着孤獨的情趣，離開熙擾的城市，反而使我愉快起來。割豆時節，看婦人孩子都到收割後的豆地裏搶着拾割剩下的豆穢，因而引起爭罵。這一切都是何等天真有趣的生活。

有時在乳白色的晨霧過後，遼闊的田野間都被潤濕了，如果在這時候，徘徊在蜿蜒的村徑上，竟有夢後初醒般的惘然了。村野是使一個都市的人兒愛好着的，而村野的松林內的那種寂寞，更是如何使一個厭倦人世的青年人酷愛着啊！

我有時走進松林裏去，林中靜無人影，一兩堆墳土在林地的中間隆起着，突

然會使我想在這裏面有永睡不醒的人類呢！我安然的臥倒在鋪着雜草的地上，默視一個螞蟻在不慌不忙的尋找食物，或是看樹上龜裂的縐紋，刻着霜雪的痕跡。這時的我，是找不到一個人來談些無關緊要的話。波特萊爾在「醉」的一篇散文詩內寫道：「倘若有時在那宮前的階上，在一條溝畔的綠草間，在你房裏沉鬱的孤寂境界中醒了過來，那深深的醉意已經減少或者變做消失。」像這種詩境，臥在一座冷清的松林中，不是會真切的感到的嗎？即使不是在醉後朦朧的狀態中，那生活的疲勞和鄉景的使人沉醉，就會使人感到些莫名的悵惘了。

一陣秋風過處，就把松林的葉子吹成波浪似的起伏了，松濤聲聽起來是像海一般的嗚咽，但却不像海水那樣的粗暴，所以哈代說：「初聽誤以為海水聲，」細聽時，又可領略得另一種意境，然而由它是能使人想念起海水聲來的。

若是松林在海邊的城市裏，讓海濤和松濤聲攪合在一起，又該是如何愁絕的詩境。尤其是深夜獨坐，天地間闕靜無聲，祇有這兩種寂寞的嗚咽聲隱約傳來，

思潮因被擾亂也隨之而起伏，自己的心遂像爬下一條深無棲止的深谷，無法擺脫憂愁的重壓。

而這裏之所謂松林，是指着柏林說的，松柏本屬一類，葉子的形狀却不相同，松葉如針不能藉風聲嗚咽。惟有柏林，纔能迎風哀哭着，「松林」這兩字，在文學的描寫上，是比「柏林」要含有詩意些。

夢中的嘆息

莊子：「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」

從影院裏歸來，滿心充滿悵惘了。那是一部由「蝴蝶夢」改編的影片，片名是「慾餒」。悲壯超塵的歌音，使我深深的爲之感動。一羣有翼的天使，從朦朧的人間輕輕起舞，使對世物漠視的莊子生了修道之心。

悟出了人生如夢的哲人，把天地比做一指，那樣出世的思想也許能使讀了他的作品的人，生出澈悟之心，但澈悟了又該怎樣呢？帶着滿腔淡漠的悲哀去隱居的人，不見得能尋到甜蜜的歸宿，不過使那種人對生活的本身更加漠視些罷了。

看完了那個影片，好像是親身回到三千年前的古代，親眼見了這麼個故事，然而我由那片中的古裝衣服（當然不見得純粹像古裝），再巡視街頭上穿着西服

的公子哥兒，不禁慨然有念於歲月的急流，已捲走了幾千年的歷史。也許那般爲了看女影星的風騷或消耗歲月的看客們，還能得到點傻子似的啓示，默默的把人生比做了大夢一場。

莊子曾以清高的態度，著了五十幾篇文章，去警惕世人，而世人也並不因此多出些聖賢。到底幾千年如夢的歲月過去了，大地下埋葬着無數做夢的人們，生前曾有過他們的因畏死而發出的嘆息與悲慟，而地球祇要不滅亡，它將永久的轉動着，把歷史延續下去，未來的世界也將有許多人們繼續着做夢。

對於做夢，我們是無可比擬的，正像我們在夜間的時候，並不反對做夢，但做了壞夢以後，却又使人感到不快；把人生比做夢，又何嘗不如此，一生幸福的人，誠是可羨，然而人生到底是苦的成分多，用顫抖的手舉起一杯生之苦酒，喝下去，會使人沉醉而忘形了。至於有些人爲了性慾而犯的過錯或罪惡，也使他們在事後深深的懊悔，如同做了壞夢似的乏味：我們常在報紙上看到犯姦拐案件的大

漢，被鎖到監獄裏去，那種卑下的人們，像動物的人們，剝去了近代的道德文明而不顧的人們，纔真的把「天地看做一指」了。

有多少頹廢的詩人，痛哭，流涕，沉醉，用詩句來傷歎人生。有多少厭世的哲學家，說出與眾不同的哲理。但「人生」是最難分晰，也可以說是不能分晰，越是討究人生真諦的人，越會沉在瘋狂與暈迷中。

哲學家因探討不到人生的答案而瘋狂，那還是因為他對於人間的要求過多了。所以把天地比做一指的，不是哲學家或藥學家，而是犯強姦案的大漢和持刀斫人的兇犯土匪們。

超塵出俗的哲學家啊！頹廢的詩人啊！用哲理和詩句去使你自己暈迷吧！平凡的俗子，死後要被人忘記；不可一世的偉人，死後也要僵硬，那無邊的榮華對於一個死人又有何用呢？

人生，隨你的意去安排它，做凡人，做偉人，做藝術家，做哲人，做兇犯：

：當你到了墳墓口的時候，你就算結束了的夢境。藝術家和哲學家的「夢中嘆息」，除了使你生前放縱起來，對於你那死後的永息，又有何補。

顯克微之的「二草原」裏，把死亡描寫得過於甜美了。文中寫着由「生之原」奔向「死之原」去的人們：「看去人們的身體變成光明透徹，漸漸的輕了，有光耀了。渡過以後，他們便睡在那邊的花樹中間，或在巖石的旁邊。他們的眼睛含着，但他們的面貌是不可言說的安靜而且幸福。在生之原這里，便是愛也不能給與這樣的幸福。」

如果死真是這樣的甜美，做夢的人們應該在死後得到幸福了。

（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鬱旭之晨脫稿）

鴿 鈴

——寄家鄉的友人

轉眼間自然的畫筆偷偷的把樹葉塗成一片蒼黃，秋風颯颯的捲動着階前的落葉，人們也穿上了禦寒的衣服。

北國之秋，處處觸我以悲哀的思念，尤其是這裏的鴿鈴使我惘然。在森然的秋空，若是飛過一羣鴿子，於是便會拖出一種悠長的鈴音，每當聽到它時，便對它起了愛好，但又怕鉤起胸中的鄉愁。我覺着鴿子是白衣的天使，那些天使能把我的哀愁帶到故鄉，我不知千里地外的友人，是否被蒼茫的人海變了，我是何等
的懷念着那遠方的一切啊！

夜間熄燈以後，望着那室中的黑暗，紛亂的思潮襲擊着我，使我走不進睡夢

裏去，想起在未來的路途中，將使青春的生命爲殘敗的書堆所侵蝕，雖然於我對它所賜給我的東西，早已懷疑了。常常被記憶裏的陰影所擾，使我失眠半寒夜。有時想還是回到家鄉去吧；但那裏幸福之門緊閉了，還不是一樣的感到心的冷嗎？

在秋風吹深季節時，大雁想起牠們的故鄉，牠們要回到那溫暖的地方去了，但却哀啼着盤旋在寒冷的上空，像牠們這麼圍着天空轉圈，不知是否留戀這北方的天地嗎？也許牠們明年不一定會再回來了，誰能料想到生命在一刻間不會消滅了嗎？在一個陰雨飄搖的的夜間，不住滴打着的雨聲中，有幾聲雁的淒鳴低啞的傳來，那鳴聲真搗醉了遊子的心窩，我彷彿看見幾隻淋濕了的老雁，茫目的在雨絲中迴蕩。這就是最後的一次雁鳴了！

這兒也有幾個從同一城市中來的朋友們，有的只見了一面，有的彼此找了幾次都沒見着，但我已經習於過一個人的冷清生活了。在我周圍的環境，每天和我

見面的人們，都使我感到陌生而疏遠。

異鄉人來到這兒說：「喂！我一定要逛逛這些古代帝王的殘跡」。據我看來是很乏味的，時代永遠一代一代的傳着，過去的歷史湮沒了，只剩下些紙片上的不真記載，但後來的人們仍依戀於古代帝王的夢，去憑弔那歷史上的榮華，追想前代的人們怎樣演着威嚴的盛典，又怎樣讓爭奪皇室的血流污染過這地方，遊客們空爲前人的功名利祿嘆息了！

有時也有來自沙漠地帶的駱駝，高大而彎曲的背，緩慢的步子，在這城裏經過，它睜起了夢樣的眼睛，嘲笑這不寐的古城呢！而那頂下掛着的生鏽駝鈴，微搖出一串寂寞的沙漠之歌，這些都會引起了我的遼遠的幻想。

我所最以爲寶貴的，只有遠方朋友們的信息了，我乃將心靈的獨語付與了鴿鈴，讓鴿鈴由風的呼哨，吹向遠方，吹向我的朋友們，當風聲在家鄉呼哨的時候，你將聽到那帶給你的信息。

雨後荷聲

滿天流動着浮雲，幾滴寂寥的雨聲，又喚回了故國的沉夢。浮雲像些孤帆，在藍得像湖水的天空中划過，潮濕的風靜靜的掠過了樹梢。

停立在什剎海邊，看雨後沖洗出來的夏景，如此靜穆動人，使我感傷的心兒也被鮮明的色彩喚起些清醒了。

我想我是一個被挪揄的人呢？讓心房永遠在孤獨中緊閉吧！讓靈魂變成乾澀萬年的「木乃伊」吧！或者變做一塊灰色的化石，再沒有悲哀刺激我的心。於是我乃真以為變做一塊獨立癡想的化石了。我立在什剎海的東岸上，望着那一帶的蓆棚，沉睡在老樹幹的四周，而老樹則由臨時市場上鑽出了龐大的身軀，搖晃着，似乎在俯視那些喧噪的人們。

面前的一大片湖水，滿長着荷葉，竟把那湖水也遮住不見了。蟬聲在鳴唱着，透過了深綠的柳梢，而將嘶長的蟬聲輕灑下來，落滿了圓而小的荷葉。靠岸邊的水草都顯着愉快的神氣，似乎是湖中荷神的僕從。

北國的荷花也像是格外的嬌羞動人，你看他們的臉上都塗了那麼多的胭脂，一齊在蟬聲中吐出了輕微的笑意，穿過我的耳邊。因此又不禁使我懷念起家鄉來了，蹉跎的日子磨去了青春年華，在異鄉飄流中，我不願惹起縷縷的鄉愁，讓酸甜的往事永遠忘掉吧！罪惡的寶藏又幾曾爲我開啓過啊！

千里外的大明湖，荷葉大得像一頂大草帽，那些盛開的荷花：純白色的，多麼文雅大方，粉紅色的，又是多麼含情帶嬌，那紅白掩映的湖光，該是如何的使人依戀。然而什刹海的荷花，都像是些未成熟的姑娘，荷花瓣開得那麼嫩小，顏色是那麼深紅啊！

眼前那一片臨時市場，是在每年夏季臨時增設，端陽節一到，就開始熱鬧起

來，一到初秋風起，又恢復了它往日的荒涼。現在每天傍晚，有賣各種吃食的，賣書籍用品的。變魔術的信口罵人，狡猾的市僧者吵鬧着兜攬主顧。還有八十幾歲的賣藝老人，把一個大饅子頂在頭上，身子轉一個圈，饅口仍衝着原來的方向。像這樣的歲暮殘年，若在普通人家，正是享福待斃的時候，誰知道他還能在這每年一度的市場上出現幾次呢？而有時他得不着錢，就提着饅子浩歎着走開了。

浮生的叫囂與生活的鬥爭在這裏展開着，這裏是社會的一角，它包含着一个小世界；一時的熱鬧，又是一時的荒涼。我惘然的徘徊在什剎海邊，荷聲逐漸陰沉而微細了，於是北國的夏遂深了，蟬聲不久就會老在枝上。

呼吸着雨後的潮濕空氣，對什剎海竟生出新的留戀。我要離開岸邊歸去，便貪戀的看了荷花一眼，再沒有比雨後的夏景更清新動人的了。那些塗着深紅胭脂的荷花姑娘，都放情的在新潔的空氣中沐浴着。

天外巖語

不知爲何，昨夜又夢見回到了故鄉裏好友的門前，徘徊憂傷，却遲遲不能進門去和別離時的友人長談，醒後才恍然覺得已經和那位朋友鬧了意見，數年來的知己，月前離別的時候，恐怕他要披着寒去送我上火車，我便默然的不辭而別，因這點細故就得罪了他。也許還有着更大的緣因：分明是在第二天便要北上，我竟約好和他第二天見面，我欺騙了他，當他走到我家去找我而失望了的時候，不知他是怎樣的悵惘着，甚至又怎樣的惱怒我，尤其是不該和他約好見面的時間，人去了，只遺留下封臨別前的信。

臨別的頭一天晚上，我寫了那封信，寫過又有些後悔，但也決定留給他了，此外並附着一首諷刺的小詩。

我不願他去送我，也是怕離情會使彼此間傷感起來；而我的那首小詩，並不是諷刺他的壞處，——在一個好友的眼光裏看來，他的一切都是好的。我只是勸他對自身的生活有所覺醒，不要隨着別人墮落在世俗的麻木狀態中。

他準是因此而生氣了。自從來京後，一連去了好幾封信，仍不見回音。被友情遺棄了的人兒，纔顯得是真的孤獨了。我帶着這孤獨的哀愁徬徨在異鄉的城市裏，我茫然的走過大街，走進生疏的人羣，或者聽一段軟性的樂曲，但這些都不能使我釋然。

我只是終日悵鬱着，這樣一來，使我憂愁的原因却漸漸多了起來，竟把世事看得「人間皆可哀」，「一點小事逆心，就會使我悵然久之；甚至一篇自己認為滿意的稿子，沒有在新出的雜誌上登出，也使我終朝不快；如果是登出來了，那種暫時的歡喜也不能保持長久，過了不久，就又復憂鬱起來，看自己的作品發表出來的，已不能使我如何驚喜了。

我又擔心自己的健康，像這樣努力寫作着，將使我少活二十年，一個絞腦汁而抒放內心鬱情的人，又怎能活得白頭長壽，不過一個人平平淡淡的活看到百歲古稀，反不如熱烈烈的活上短促的幾十年合算。一個二十左右的年青朋友對我說過，若是他現在死去，都不算冤，這世間什麼甜味他都嚐够了。但我想，他尚且不該死去，因為這世上的苦味他却沒有嚐够啊！聽說在某處深山中，有一個棄絕世俗的老道，修真養性，不食人間煙火，已然活了二百多歲，不知他現在是否仍然活着，像那樣的人，即使活一萬歲，也是很冤的，他那一生冷寂平淡的歲月，真不如拘消的好呢！

一個常寫作的朋友對我說：「作出了一篇東西以後，覺着心裏痛快多了，不然，可真鬱悶到好像要死去似的。」

可是現在，我連這種藉文字抒情來釋放憂愁的安慰也淡薄起來，即使如此，我仍然不停的伏在桌上寫着。

唯一能安慰我的，就是期望惱恨我的友人來一封信，只要是幾個短短的字跡也好，那樣我便能從窒悶中得救了。

每天由外面回到寓所來，第一件要做的事，是先慌亂着看我的來信沒有，若是一大堆信，惟獨沒有我的信，就使我沮喪起來，我羨慕別人有那麼多的來信，可以由那裏尋得些親切的東西，我嫉妬他們。

管門的人，憑怨我不給朋友去信，怎麼會有回信。其實我曾經寄出不少的信件，只是不見回覆，倒空費了我不少的郵票，因而我怨恨起接信人的無情，我與世人的隔閡是日漸加深起來。

有時接到一兩封信，也不過是朋友敷衍的話，寥寥數語，可以看出那是在百忙中隨便一寫的，再不然就是虛偽的謙恭和無聊的問詢。一個年紀比我大，而自以為親近的朋友，來信稱爲我兄，是使我很煩惱的事，這使我嘲笑世俗的反常。我曾給一個同是寫作的朋友去信，他比我年齡小一歲，我不會說自己認爲不安的

話，寫信時便稱他爲弟，不料他暗自很高兴，也許以爲我太不客氣；想不到一個致力文學的青年人，市儈氣也這麼重。我把這事對一個朋友說了，那位朋友擺起少年老成的面孔說：「稱人爲兄，不論年齡，這是對人的禮節，不得不客氣一下。」

我滿不以爲然的答道：「既然要講客氣，乾脆稱做先生不更適當嗎？又何必稱兄道弟，使人看了不快。」

即便是不快，也喜歡有一封信接到手中，這比完全失望要好得多。但是每當接過來信的時候，一看不是那鬧着意見的友人所寫，就先減去我一半高興。

每天鬱鬱着，等待他的來信。

他現在怎樣了呢？每天一定要忙着在公事房裏爲別人工作，做些自己不感興趣的事。他是寂寞的嗎？還是在歡樂的青年羣中終朝嬉笑着。他在夢裏，又有什麼新的獲得。當他接到我的信，是否會厭惡的拋在字紙簍裏，而決心不再睬我。

我會和一個朋友談起過友情，我們都以為在人事無常中，惟有友情是最無常的了。

在那故鄉地方，夏季會因大雨而鬧成一場水患，死神帶走了許多活生生的人們，一千多人被難了，洪水把人們的屍骸都捲走到不可知的地方去。秋來後，聽說又傳染起可怕的虎烈拉，幾十個人相繼死去，得病的人在幾個罐頭內便會從這世上消滅。有的人家病死了人，恐怕驚動地方，要施以消毒隔絕等手續；他們怕這種麻煩的舉動，甚於怕虎烈拉，於是便毫不聲張，在院中掘一個坑把死人悄悄埋掉。過了多時，再掘出來發喪舉哀。

我的鄉土是多難的，在那裏有我的許多親友，我不能不關心到他們的健康。惺忽間有一個陰暗的念頭閃進腦中，使我懷念的好友別再是得病了吧，但我立即以為這種念頭過於刻薄，而且似乎是不祥的詛咒。

我心想：雲天外的故鄉，這時到底變遷得怎樣了呢？倒很盼着好友的來信訴

說。故居的秋天是否也像這北方一樣的淒涼。

一天下午，我回到寓所裏，意外的發現了那好友的來信；這時，他已經有一個多月不和我通音信了。

真的，時間的消逝，會使他諒解了我。

我手裏拿着信，憂愁的心如同長久窒息在陰天下的綠芽，又復見着光明了；我眼裏不禁湧出兩行熱淚。

素箋一紙，是由故鄉寄來，帶着滿腹悵惘的心情拆開了信，竟遺落了一句千里的叮嚀。

咬了一口的蘋果

蘋果上市了，小販的筐子裏，又堆滿了可愛的蘋果，咬一口新上市的蘋果，香甜的味兒將使人不耐往事的咀嚼了。

是兒時的夏末季節，夢裏的微風，會吹透了蘋果上的微紅。

我走在門前的街道上，想到碧青的湖邊去捕捉一頭大蜻蜓。我手裏拿着一個蘋果，纔咬了一口，在嘴裏嚼着。住在斜對隣的小鈴，蹲在他自家的門口，他的兩眼被我手裏的蘋果所吸引，不知爲了什麼，竟對我發起怒來，我想最近並沒有得罪過他的地方；而且他又是我的小學同學，後來他中途轉學了，以前我們的感情很好，爲什麼他忽然會對我轉變了態度？

「小子，別做勢，小心挨揍。」小鈴向我瞪着眼罵起來。

我不甘示弱，也渺視的還罵：「你別做勢，再囁囁，就揍死你。」

「怎麼，真想打架嗎？瞧你那酸勁。」小鈴說着，便站直身子，向我氣勢洶洶的奔來。

「幹嗎？誰怕你！」我停住脚步等他走近。

他一把抓住我的小腿，我也扭住他的胳膊，我倆扭做一團。我那個咬了一口的蘋果，便咕碌到路傍的灰土裏去了。彼此扭打了一陣，誰也沒有被摔倒，另外有一個同學走來拉開了我們。

小鈴退回到他家的門口，指着我說道：「以後碰見你，還要開揍，今天便宜你。」

「我去叫別的同学來揍你。」我很爲忿忿。

「咱不怕，等着你，叫別人的，不算本事。」他激昂的用手拍着胸脯。

我拾起滾落到路邊的蘋果，那上面沾滿了灰土，帶着滿心的懊喪走回家去，

用小刀把皮削了，那咬過一口的地方，也被我削去不少菓肉。蘋菓一吃到嘴裏，剛纔街上的那一場鬥爭，竟使我忘懷了。

匆匆間，十幾天迷茫的年頭成爲過去。離開家鄉的入兒，又回到了家鄉。又是蘋菓上市了，昨天在街上又看到小鈴，他已長成二十幾歲的大人啦！黑鬚而溫和的面容，完全是一個普通商人的模樣，他騎着自行車，車把上掛着一個綠布包袱。我們是十幾年的老鄰居，又是小學同學，他一見到我，就跳下車來，很客氣招呼我，他對我鞠了個九十多度的躬，我也同樣的還了禮。

「怎麼樣？近來還好嗎？」他問。

「馬黑馬虎，還在念着書。」

「噢，什麼時候開學？」

「快啦！大概要在月底。」

我們說了幾句敷衍的話，就告別了，看他那短打的裝束，和那謙恭和藹的樣

子，真是一個十足的商人。

晚上，我寂寞的削着一個蘋果，纔咬了一口，不禁使我呆然起來，十幾年前當我拿着一個咬過一口的蘋果在街上走的時候，小鈴不是曾經和我打過一架嗎？也到底是十幾年了啊！什麼瑣事都容易使人忘去，獨有這幕兒時的趣劇，不能使我忘懷，心想如果那個掉在泥土裏的蘋果再出現在眼前，真不知該如何的使我興奮而悲哀了，然而這也只是癡人的夢想罷了，哪裏會成爲事實啊！

十幾年來，斜對隣那小鈴的家，還是以前的老模樣，路上的灰土也沒有改變了顏色；我的家裏雖然也有了幾度的變更，但那臨街的老屋仍是在街末端探出身來，斑駁的灰磚上殘留着十幾年的風塵。景物如舊，屋裏的人兒却都長大起來，再不能有一個蘋果因爲我和小鈴的扯打而落在那十幾年的灰塵裏；如果時光能倒流的話，我真想重演一次那樣無意識的趣劇呢。（八月十七日於故鄉）

赴會

正是新秋的時候，在一個灰黃色的下午，藍色的天空，蒙了一層悵惘的薄紗，陽光把慘淡的光輝塗抹在金色的穀浪上，穀穗都迎風搖擺不休。麻雀在穀田上無聊的打着旋，秋蝗懶懶的飛起來，又落下去了。

牛郎午覺醒來，覺着微有寒意。他從地上爬起，忽然意識到又快到那歡聚的日子了，自從去年和織女分別以後，轉眼一年已成過去。近年來天上也不如往日的盛況，因了人間的貧乏，所供奉的祭品便壞了起來，有的人家簡直上供不起。牛郎的性情又總是那麼執拗，不肯做沒有正義的事情去背逆自己的良心，所以他只有尊着古人的教訓，自耕自食了。

日子像是長着瘡的老人，拖着笨重的步履，艱難的走向生之背後，然而你一

留意它，它便飛也似的馳過去了。牛郎便在日子的堆積下，白了頭，溜走郎的時代。可是人間的那些聰明的人們，仍是裝飾成牛郎年青時代的樣子，在鑼鼓喧鬧聲中，演出他少年時和織女初會的故事，這不禁使他悵然了，牛老和織婆的故事，是不會在戲台上出現的，人們需要的是美艷的青春故事，人們只需要無量的歡笑，那些衰老乏味的景象，只有讓它在一傍湮沒。而在另一方面，那些伶人們也可藉此得一些錢，好掙過七夕節的關口。

「唉，過去的事情讓它統統死去吧！過去的是不能回來的，若再回來時，也只有悲傷而已。」牛郎在傷歎了一會以後，便將農具整理好，準備去赴這一年僅有一次的約會。

門外的蘋果樹，正結滿了大而圓的蘋果，菓子的芳香一陣陣飄向他的鼻孔。他摘下了一個蘋果，蘋果的面容是微紅的，像少女的腮，那麼誘人，那麼可愛。於是牛郎便拿一條手巾包了幾個較大的蘋果，預備帶去送給心愛的人吃，他想織

女一定樂意接受，因為這棵蘋果樹是他親自植起來的呢。

他又走到屋後去拍拍正在吃草的老黃牛，說道：「喂！老伙計，又要辛苦一趟哪！」老黃牛是明白主人的意思的，就點了點頭，立刻離開草地，等待出發。

牛郎把蘋果掛在牛角上，便騎着老牛向着天河前進了。

牛郎在路上，思索着和織女見面後應說的話，他不知道近來的織女是否還那麼漂亮呢？記得去年相別時，蒼老的面罩已開始罩上了她的臉，過度的紡織生活，真不知把她折磨成什麼樣子。牛郎咒詛命運的播弄人，使一對美滿的夫妻不能常聚，但他又非常後悔，他是一個無依無靠的牧童，不該高攀神之女，以致造成了他一生孤獨的痛苦。

漸漸的眼前出現了一條帶子似的溪流，這便是天河。天河並不像一般人所幻想的那麼美麗，河中滿是灰暗的濁水，散出些難嗅的腥臭味來，還有一些穢物和鷄鴨的羽毛在水上飄着，那是被弱者吞吃後剩下的。水中的綠草，也混身披滿了泥

漿。河岸上的花兒，都蒼白無力的開着。牛郎不信這就是往日所看見的天河，這天上的樂園也日漸衰落起來了。

在不遠的地方，天河傍的果樹園，正繚繞着稀疏的白雲，那裏就是昔日牛郎與織女相會的地方，懷着驚喜與失望交集的心情，他走向果樹園去，赴他一年僅只一次的約會去了。

墓
風
輯

墓 風

墓風吹來時總有些森然呢！

當積久的年月變成一付沉重的擔子壓在他瘦弱的背上時，他乃感到步履的踉蹌了。

墓風抓着灰塵，吹着他雜亂而蒼白的鬚鬚，像墳堆上的一把荒草似的在無力的顫動着。在緘默中，他走上了暮年的道路，妻子早已死去了，他所唯一存在的財產就是那一間破茅屋和一些雜亂的用具，在那裏他爲人看守着一片墳地，維持這艱難的日子。

天冷了，他走到破茅屋裏，燃起一堆柴火，火堆就吐着紅色的舌焰而歡舞了。他在火邊偎縮的烤着，突然感到身上有些不適，接着混身發燒起來，摸摸頭腦

很熱，腦袋裏像裝着一塊大石頭，大石頭在跳動了，宇宙就圍着身子轉了幾個圈子。

他抓一把燒乾的棗子加上紅糖，用開水沖了喝下。窮人呢！沒有錢買藥吃，再說醫生是住在鎮裏的，這兒是一片死寂的墳場，離市鎮遠遠着哩！其實懼怕死亡的來臨嗎？倒也不見得。想一想總覺得人生是有些神祕的，要不怎麼會貪戀這衰頹的生命？

夜張開了無邊際的黑幕，今夜山風呼哨得尤其淒涼，禿子似的樹枝都互相摩擦着擊打，像不和睦的弟兄們不休的吵嘴，那種顫抖的聲音使人聽了就有些心煩，那滿天微弱的小星都在眨動着眼睛落淚，恍忽間好像搖落一片星子的雨。

今夜他是極其感到興奮，他的老樹皮似的臉上努力擠出了一絲笑意，他想他活着的日子已經不多了，那生之末路是一天逼近了一天。今夜他靜靜的斜躺在草堆上，回想起青年時代的往事。他想起新婚之夜，想起青春時期的溫柔愉快的生

活，那時真像一匹野馬似的奔放，一切都光明燦爛，何等的使人依戀。然而這些支離的舊夢都溜向哪兒去了？那時他是強壯而漂亮的，有值得向人驕傲的青春；但是在無涯的靜默裏，輕淡的雪烟依稀如昨日可辨，悠悠間他迷茫的走上了遲暮之年。想想也怪可笑的，夢兒似的那麼可笑哪！

思念故去的妻子了，明兒還是到村北去看看她的墳墓吧！

早晨的時候，老人像風中的蠟燭，被暴風撲了一下，沒撲滅，昨日的病已逐漸好些。他冒着晨寒，一步步蹣跚的走向妻子的墳墓，身上更加增了些生之倦怠，彎曲的背兒更顯得有些彎曲了些兒。

你聽，墓風的調子有些淒切吧！可是當風聲嗚咽起來的時候，老人的步子更有些踉蹌不堪了！

墓地外，蜿蜒的小河結着很厚的冰，墓地上蓋了一層灰黃色，老人的衰老的背影就越過了灰黃的地面。

燈籠球

我在荒原裏找到了這麼一種植物，柔弱無力的蔓纏繞在竹籬或枯枝上。夏來時，開過寂寞的小黃花後，團團的綠葉下就掛滿了無數翠綠的燈籠球啦！我那時就想着神秘啊！

我不知道植物學家叫牠做甚麼名字，但我一看見那可愛的樣子，就愛上牠了，我是這樣的叫牠爲燈籠球，牠是有着可愛的靈魂的植物。

幼年，寂寞的時候，心裡就失去了溫柔的氣息了。因了靈魂的飢渴，是如何的惘然，我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事情才能得到些安慰。那天，我看見了燈籠球，好像大自然的妙手所紮成，是爲沙漠上的旅人而預備的嗎？你看牠射出蒼翠的光華，爲疲倦的心上低訴一個草原裡的故事，憂鬱的白雲由頭上低低的飄過，心就像

一張古老的變了暗黃色的白紙，還依依於大自然所賜予的恩惠呢！於是讓醉人的草香，又攪入了一片迷濛的夢境。

在童年，太平的年間裏，每到過年，家裡便在院子內掛上了紗布的紅燈籠，裡面有蠟燭的紅火在閃動着，透過紗罩射出些朦朧的紅光，鞭炮聲震耳的響成了一片，滿院子都洋溢着喜悅的空氣，那時我是何等的快樂，平常也無時不盼着過年。年月在增長了，當我開始懂得憂鬱的時候，我怕過年了，我怕向墳墓的路在過年之後會更逼近些，同時我也不愛那紗布或紅紙紮成的燈籠，我厭倦人間的一切；然而我却仍有一個企望光明的心，我要尋找那失去了的光明，唯有離開了塵世在自然的環境中才可以減去些心上的重壓。我需要精緻幽雅的綠燈籠燃着綠的光亮，使我的脆弱的心也衝開鬱悶包圍着的灰霧，放出些悅愉的光明，但這光明是極容易走失的。

我撫着自己蒼黃的面頰，靜靜的把自己埋沒在幻想裡。我想向別人告訴我

得了這麼神秘的植物，但別人能明瞭我嗎？不會恥笑我爲傻瓜嗎？於是我只有孤獨的踏上了征途。

那樣我將坐在燈籠球下面，打開記憶之門把那淡淡的神秘影子封在門中。我將永遠走向沙漠了，只有枯燥的風陪伴着我，當我在旅途上疲疲得化做輕烟的一剎那，我就會使燈籠球從記憶中復活，照着那走向滅亡的道路。

寂寂的春寐

厭倦了，厭倦了那寂寂的春寐，而我是如此的倦怠，全身的骨節都似乎鬆懈了，慵懶的春愁滲入了少年的心。睡眼朦朧，看世態乃另有一種淡漠的情意。我暫且閉眼做一個甜蜜的春夢，願煩惱離開我的身子，去向無底的夢的深淵裏漫遊，想摸索得那幸福的希冀。

每天，坐在自己的桌子前，讓時光的步子從書本上踉蹌的踏過。原稿紙上會印下無數心的憂悵，書堆裏隱藏了過多的智慧。去發掘智慧的泉源，也如同在黑礦洞裏工作的工人，向撥着雜質和石塊的金礦斫下了斧子。礦洞裏永沒有季節的區分；抬起頭來，窗外，有春天。

窗外是一個花園，我親眼看見碧茵的方塊草地，怎樣由枯黃變為淺綠，又怎

樣由淺綠變爲油然的碧綠，綠得那麼靜悄悄的，那麼使人驚訝啊！我親眼看見桃花的粉淚，杏花的微笑，接着是濃艷的榆葉梅，潔白玉容的梨花，文雅大方的蘋果花，綠葉襯托着嬌容的海棠，相繼的代替了那已凋零的花兒，不使春園被寂寞佔滿，頗想博得蝴蝶的一笑哩！

我怎麼抹去了記憶中的艷影，榆葉梅的紛紅色花團，愉快的緊抱了瘦枝，酪酊的調子是蜜蜂哼出來的，使我瞪直了兩眼，呆望着羣花的媚姿。她們不在同時開放，而先後的相繼盛裝出現；偉大而神秘的自然界呵！難道她們是預先商議好了的，相繼點綴春日的季節，不管她們是否費了若何的苦心，最後也難免香淚飄零的日子。因記起有一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，怎樣用嬌嫩的手爲落花蓋起了墳墓，是憑弔她自己的青春？

採下一朵好花，壓乾在書本裏，寄給天外的友人。春天的痕跡被壓扁了，從枯死的顏瓣裏能嗅出來昔日的清香？遠方的友人是多憂傷的，他在懷念着兩顆心

共鳴的節目。北國的春天已逝，只有乾枯的被壓扁了的花朵，佔據在回憶的角落裏，而訴說出一派幽情了！

我已懶得沉入寂寂的春寐，讓我努力睜開一雙沉重的眼皮。

殘了的昨宵

不能相信的，是我的眼睛。我要哭，可是並沒有哭出來，在心中吞下的淚水，更爲旅愁添上難言的酸辛。

還記得火車站上的喧噪沸天，使我想到「魂斷藍橋」影片內的一個傷心鏡頭，那騷擾的人群，隆隆的車馬聲，陰暗的空氣散佈着，旅客們都過分的慌張；到如今那急促的場面，仍然縈迴在我的腦中；但扮演者不是一個受傷歸來的戰士，而是一個離鄉的幽靈。就那終日喧噪的車站，也不知灑過多少扮演悲劇的眼淚了。

幽靈般的倉促，幽靈般的迷茫，飄進鬧市來了。第一眼看見了電車上磨出的藍色星光，在不眠的都城的暗空掩護下，我懷疑是夢中墜落的星星。乃憶起前年第一次踏上這都城的時候，明亮的電車上的藍星，曾予我心靈以無限神秘的感

覺呢！

走進那狹小的屋子，厚的灰塵蓋滿了所有的物件，像果戈爾所寫的：「只要誰伸出手去一碰，就會很像戴上一隻手套。」我拂去了塵土，拂去了灰暗的心情。用手打開一盒點心，一個瘦長而清秀的影子似乎又出現在面前了。

昨夜的歡聚，也如同曇花一現似的消滅了嗎？濂弟買來一盒點心時候，我有些忸怩不安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他的熱情，他却比我更爲不如意想起來，他囁嚅的說是我買了在車上吃的。無言的離情，隱含在我們的相對沉默之中，彼此間都很難過。

隨後二哥來了，用鎂光爲我和濂照了幅合影。接着倩也來了，這真是一個多麼難得的夜晚！

雖然二哥的小提琴的嗚咽，生硬笨拙，沒有「陸士柴爾特」的提琴悲切動人，使聽了的人都要落淚，但也能挑撥起將要離家的游子的心絃，我的雙目不覺微

微潤溼了。二哥最愛拉「送君」的調子，我也十分執愛着那憂悵的歌音。「送君送到百花洲……」——而百花洲有含笑的花朵歡迎疲勞的過客呢！

情是某報館的編輯，他天真的彈着六絃琴，頗有興緻的閒談着，又談文學，又談起在一塊同學時的舊景……。琴聲倦了，門外的黑暗吞去了歡聚的人們。度過了難眠的一夜，清晨的寒星送我登上了雲天旅程。

似乎有濼的親切的絮語響在耳邊：

「明天你要走了。」

「要走到千里外的地方，有古蹟，有討厭的灰土，有駱駝的遲緩而沉重的足音。」

「什麼時候回來呢？」

「不久就要回來的，季候鳥忘不了舊巢的方向。」

「可是中間這一長串日子，這些歲月的空白……。」

一日的火車軋軋，送我到千里外的遙遠地方，早晨呼吸的空氣是親切的，晚間又呼吸着另外這揚滿塵土的空氣了。火車真是個難解的謎，我怎麼能相信我的眼睛，一天裡我踏在兩塊不同的土地上。

昨宵的夢兒殘了，如同盛開的花朵，飄散時只剩下零碎的片片落英，乾縷在黯淡的角落裡。

造棺的人

「叮噠，叮噠。」從還年青的時候，就被命運之手拖進了這陰濕簡陋的小屋，這對於一個年青人是何等的不安啊！一付健壯的臂膀，和一顆奔跳的心，被這灰色的日子消磨了，他時常因屋內強烈刺鼻的腐木氣味而感到難堪的煩燥，一堆鐵用具和一堆堆的木材，注定了他一生的幽暗途徑。然而現在啊！老年到了。

由於他那雙手的動作，漸漸造成了一座座的棺材，排列在陰森的房間裏。夜半時，似乎棺木裏動着鬼怪，睡夢裏他好像聽到過幽咽的泣聲。

每當一座新棺材被抬走了的時候，老人嗟歎了，呆板的眼內射出激越的光芒，他嘆息又是人海中的輕微一個，被死神攫走了。生是那麼渺茫，宇宙是那麼遼闊，而旅途又是那麼短促！當一個人帶着沉重的悲哀向棺材走去的時候，就如同

狂風掀起來的細砂，無聲的沉入時代的巨流。他暗暗祝福睡在他親手造成的棺木裏面的人，能得着甜蜜的安息。

生活在經過着如許年頭的磨練啊！他不知道古城之春是在如何的變遷着，還追憶到過去的歲月嗎？記憶早被陳舊的時光沖洗得像一座斑駁的古刹，只剩下死灰的殘燼。這陪伴他多少年的鐵錘頭，已被血與汗潤磨得發出可愛的亮光。他的鬍鬚是慢慢得變得蒼白起來，像微顫在殘酷的秋風裏的一把枯草。他嘆息着自己有這麼沉重的大鐵錘，錘着自己的脊背掙扎於生存的苦海裏，他數着日子怎樣在疲勞中逸去，生命的源泉即將枯竭，乃惋惜那逝去的年月了。他想，有一天他將不會感到生之鐵錘暴擊到他僵僵的背上了。

現在，造棺的人兒倦了，他已懶得去拿動鐵錘，在他看來這鐵錘就像山一般的重。啊！多麼冗長而單調的生活，別再讓它繼續下去了，他此刻很想休息，脫卸了一生的勞苦。

喂！紊亂的思潮不要攪亂了他香甜的夢絲，胸膛裏吐出一個泰然呵欠，不再動靜了。看他睡得這樣靜，這樣甜美，笑容掛在那老蓮蓬似的嘴邊，此後再也不能爲別人造那永生的住所了，因爲他已走到了旅途的末端！

他睡進自己造成的一座棺木裏去，棺木會灑着自的汗滴。他的墳堆上，漸漸長滿了紫色的婆婆丁，婆婆丁是不愛多口的，松濤却給安息着的老人唱一支淒涼而婉婉的調子呢！

在那座小屋內，蛛絲攀着灰塵綴滿牆角，由窗戶外掠進一片灰黃的陽光，塗着陰暗的牆角；不久，又掠向窗外去了。如今又有另一個青年人，開始繼續着那種造棺的生活，但青年人該不知道疲倦的吧！

蝦蟆的兒子

蝦蟆有着頑皮的兒子喲！

盲詩人也會因了不耐灰色的寂寞，而於小池中養起蝦蟆的兒子來。可是當蝦蟆的兒子長大了的時候，心情也將變成沙漠般的淡漠了。

春風把湖面抓起魚鱗般的波紋，蝦蟆的兒子開始從水面的蛙卵裏游出來。湖裏有森沉的綠色，湖上有澄清的藍天，每當黑夜來臨，藍寶石般的晶瑩星便掉於湖面，而穿着黑色游泳衣的蝌蚪，就跑上水面來和藍寶石玩耍。湖中的天地是大的，在牠看來就如同一片遼闊的海，牠怕大魚來吞吃牠，牠怕人們來捕捉，而祇有在水底搖晃着打瞌睡的水草是親切的。

據說蝦蟆的兒子能治疥，長疥的人把牠們喝下去便可治愈。那我很替牠們擔

憂，當牠們滑到人的肚腹的時候，是否還忘不了游泳的姿勢？在溫池裏游泳一定有趣得很。

我常喜歡於書桌上放一魚缸，讓蝌蚪們在玻璃缸中游着，如同大真的兒童在大地上跑跳一樣的活潑愉快。看牠們靈巧的游着，小尾巴不住的搖着，於是意識到蝦蟆也有一個快活的童年。這時，我就將煩惱丟開，沉默於水一般的靜思裏，在凝神於不可解的幻想。我不愛腫眼皮的金魚，牠游泳得那麼呆板可厭。我也不愛打拳姐，雖然牠會靈巧的拳術，但牠會變成可怕的蚊蟲。所以我愛蝌蚪，愛它是蝦蟆的兒子。但蝦蟆的兒子生長得太快，牠漸漸長出腳來了，尾巴掉了，牠就變得孤寂起來。

當柳蔭加厚了的時候，湖中的荷花露出了笑臉，蝦蟆的兒子長大了，牠不再穿着黑色的游泳衣在水邊玩耍。那時牠已經換上臃腫的外套，蹲在湖岸上碧草深處，捕捉自己的食物。走起路來是蹣跚着崩跳着，像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。

清晨，從荷葉的綠蒲團中醒來，揉揉惺忪的睡眠，喝着自天上掉下來的朝露，嗅着荷花放出的清香，真是一付清幽的圖畫喇！

當黃夕來時，夕陽掉入古老的天際。蝦蟆還貪戀那掉中碧波中的藍星嗎？舟子也該於畫舫中做着翠綠色的深夢了。蝦蟆便坐在翠綠的蒲團上，開始唱起翠綠的戀歌，蒼涼而抑鬱的歌聲攪動了整個湖面。牠爲甚麼憂鬱起來了呢？是感到牠自身的寂寞，抑或是牠心中有難言的苦痛。而異鄉的流浪者也當灑一把清淚於自己的身世了！

大辮子

時代推動着的，不是鄉村，而是都市。

時代一直推動着，推倒了平房，建築起洋樓，推去了懷古者的慨歎，却看到後一代人們穿着的洋裝。

脚步尙半跨在前代的老人們惟有他們的心不能被時代所推動。他們要頑強的和潮流對抗，要嚴守幾千年來的習俗和思想。像河中的大石塊因爲過於滯重，遂沉落在河底的污泥裏，反而嘲笑那隨水冲走的細砂。

細沙在咆哮河中流着，是要被冲激到世紀的汪洋裏去的呢。

看不慣咧，大腿，燙髮，大脚鴨，——那新時代化的摩登女郎。眼看着自己的女兒長大起來的老人們，恐怕別人嘲笑，也不得不歎着氣讓女兒留起大脚鴨，

心想，如果是在多少年前，遍街都是三寸金蓮，那有多麼文雅！現代女人的大腳，真是豈有此理。

一個大姑娘獨自走在街上了，她有着圓柔而細嫩的面龐，額前覆着一撮留海，她穿的是簡陋的短衣，在她腦後垂着一個烏黑的大辮子，一付紅頭繩，曾拴住了多少處女的幽怨。

長長的大辮子，扶在花布小褂的脊背上，把那圓柔的脊膀顯得美麗了。拖着大辮子的姑娘在馬路上走着，路人的眼光向她猛刺，使她羞澀，使她畏縮。可有富於熱情的孩子，注視到那舊時代的殘餘物，遂懷想起什麼神秘的古代風塵了。

她走近那燙着蓬鬆奇怪的頭髮的摩登女郎，一種極其顯明的對比，使她不禁迷惘起來，誰知道她心裏是傲然，抑或是感傷。

真該走回家去苦苦思索吧，如果時光能倒減回去幾十年，年青姑娘們都有着好看的大辮子，像一一的蔥頭繫在腦後，每當跑跳起來的時候，大辮子就繫打着

脖脛和後背引起一串活潑的笑聲，那該是多麼有趣的事啊。

可是大姑娘要有出嫁的一日那時，烏黑的大辮子就要盤到後腦勺子上去，像一般鄉下婦人一樣，結成一個討厭而難看的圓東西。

那麼看來，還是不出嫁的好哩，永遠保持着那條烏的光大辮子，且踏過一片燦爛欲醉的春園吧。

秋芽與閒人

立秋到了，爲輪迴的季節放下一道無形的屏障，連那在藍天飛舞着的小燕的歌聲，也帶着深愁的悲哽。

節氣是一道自然界的關口，有許多病床上的人們，把身子遺留在季節的關口之前，那些沉重的病人，爬不上關口的，就跌下死神的深淵；爬過關口的，又欣欣向榮了，因此使人們驚歎自然界的偉大。

立秋後的幾天，有許多人忙着舉辦喪事，愴痛的哭聲，竟是老秋的前奏。秋天，是不祥的節氣啊！

偶而看到早落的一兩片黃葉，遂想起苦雨淒風的深秋；那階前的落葉嘆息，像雨聲似的在地上奔逐，將驅走一年來的暖意。自然界的一切，都形將停頓了生

機，是在等着逐漸衰老。

然而，這真該說是奇蹟：那湖邊上立着兩棵青桐，一棵桐樹的大半葉子已經被長夏的陽光曬得焦灼，另一棵桐樹自從春天就沒有發過芽，蟄伏過酷暑的長夏，一到立秋，就由禿樹頂上茁出了嫩綠的新芽，陽光也不能把那些新芽曬焦。

秋天的芽啊！也許不等葉子長得豐滿，就該是落葉時節了。可是，蓬勃的青桐，並不顧及那位同伴的憔悴，它只是在迅速的生長，想在短促的時間內，長成繁茂的樹。

這寂靜的湖邊，每天早晨有一個中年人，提着鳥籠來消磨時光。這個人一到了中年，乃覺悠然半世，飄飄欲仙，世上的任何事，也不掛在他那超塵的心上。他像那探不發芽的青桐一樣，已不是發芽的時候了！他不肯爲人類服務，也不爲自己的事業前進，祖傳的家財已够他後半世的衣食。

那天清早，他又到湖邊來玩。將帶來的鳥籠放在草壇上，黃玉似的小鳥，望

着籠外的自由天地哭唱。兩個胡桃在中年人的左手中旋轉磨擦，他的手指已熟習於把胡桃轉得很快，磨出寂寞的音響，那本是粗糙的胡桃，被他的手汗浸蝕得發出圓柔的光，他自誇這一雙可愛的胡桃是時光的勝利品，他看得比寶貝還重。沖淡的遠山，曠達的湖景，將伴他一生的岑寂。

無意間，他抬頭看見青桐上的秋芽，竟想在寒風未來之前，作一番生存的競爭麼！

中年人忽然悟到了些什麼，他搗毀鳥籠，放出哭泣的小鳥，兩個油亮的胡桃被他拋向湖心，沉入很深的污泥。他急忙從湖邊離開，發誓不再來閒逛。

於是，這個消沉的中年人，毅然的走回到生活的漩渦裏。

年
景
輯

年 景

抑鬱的年景，又出現在旅人的眼前了，而我祇是一個感傷的旅人呢！

爛透了的橘子呀，艷紅的蘋菓呀，在引誘着鄉下佬的乾嘴唇，舌頭下湧出了
涎泉，兩眼因果實之甜味而微眨了；且計數一下你臉上的縐紋吧！——當你茫然的浮起了微笑。

滿身披着鹽腥的乾魚，排列在小販的竹筐裏，瞪着眼怒視這年景，年景就格外的忙碌而淒淒，真該閉上這冷冷的魚眼，去追憶大海中的波濤；別看人們是帶着愉悅的笑容，新衣服蔽住了身上的惡瘡，然而冷冷的魚眼呀，為什麼偏要這麼嘲笑似的看着人們，也許在人們的骨骼內，你能看出了他們的難言隱痛。

喂！老頭兒，喝一口酒，吃一口大肉，你沒看見街頭的豬屍肉嗎？那是用來

滋養人身的，好把有些人吃得肥白大胖。屠夫們兇狠的舉起刀，「戚里克察」一陣響，豬肉會跳在菜桌上，顫動起你可憎的嘴唇來吃一口豬屍肉麼！

看那個鄉下佬，抗着一串紙元寶，明年此時，希望紙元寶仍能在你眼前晃，千萬不要焚燒到你的墳上。老頭兒，你的一生該犯過不少罪惡，即使爲你燒盡了元寶，你也不能從地獄裏昇脫。

這古城的市街，怎能憑空添上這許多人，擠呀擠的，就踏翻了永世的灰塵。我却懷疑人類之過多，彼此的殘殺並不見減少，因此有念於地球的狹小。看那些索然無表情的臉，讓一生的庸念磨盡了心血，磨得像一面鏡，去反映自己的哀愁，但明明的那些愁臉只要一見到鈔票，就浮出了奸險的微笑。

嘯一口氣，吹融了悠悠飄落的白雪幾片，真的是年景了，讓銀粉來裝飾那一年來的奔波吧！衆人都該休息，度過一段享福的清閒日子，從早就盼着年景的到來啦！雖然，在陰鬱的夢鄉中，仍會不留意的嘆出一口氣。

我要驅走了惡魔，迎接幸福之神的微笑，怎知道迎接來的將是什麼？別又是沮喪和憂愁。

魚燈裏搖出紅燭光，小孩兒不懂吝惜時間，握着魚燈滿街亂跑，燭光在羞怯的顫抖着，搖，搖，就照這樣一片愚笨的年景了。

暮
歌

故居的街市，又罩上黃昏的網了。在朦朧的燈光交雜裏，市聲擾動了黑暗的降臨。

我咒詛那灰暗的古城黃昏，因為在暮色渲染中，我的眼所看到的，是怎樣傷感的暮景啊！也許我所咒詛的，反倒是魔鬼的影子呢！

黃昏的燈光是慘白而微弱的，覆蓋着灰色的柏油馬路。沿着馬路兩邊，有淒鬱的暮歌升起，漫過了人羣，漫過了高樓的燈火，把這黃昏竟點綴得憂愁起來了。

那些沒有眼睛的乞丐，手裏拿着竹桿，在人羣裏緩慢的走着，用竹桿探找面前的路，有時會不留意敲着行人的腳踝，遭到一聲惡意的斥罵。他們一面走，一面拉起長腔唱着：「還——有——剩湯——剩——飯的嗎？」如果說這也算歌唱，勿

寧說是心的哭泣，聽那抑揚而悲切的長腔，在暮色裏飄忽，使行人會感到些不快，人們的同情心好像被這歌聲震得顫抖。

有利慾薰心的商人，偶然動了慈心，拿出半碗涼透了的剩飯，和着渾然的暮色一同倒在乞食者的破罐裏，破罐裏會印着冰冷的淚痕。

他們，這些襤褸而醜陋的人們，來回的逡巡在這古城的街上，把黃昏的街景添上了詩意。也有人怒繃起眉頭來，說他們妨礙了交通。

衰老的老頭，衰老的老婦，灰塵在臉上結成花。他們年歲不等，內心却一樣的佔有了沉痛，他們是乞丐羣中的不幸者，因為他們失去了眼睛。

這古城雖老，怎會有這些瞎子？於是有閒人看出破綻，說其中有的乞丐分明有着眼睛，却故意閉上眼裝做盲人，想以殘疾的憐憫去換得零碎的食糧。別人說這是虛偽的乞丐，他們欺騙了人類的同情心，因而招來了非難與譏笑。

暮色沉了，藍空的雲片碎了，夜寒掃淨了紛擾的市聲，讓寂靜來圍住夜燈

吧！

「還——有——剩湯——剩——飯的嗎？」盲者的哀歌漸漸的稀薄起來，以致於完全消逝。

對世冷漠的我，却愛起這種憂鬱的暮歌來了。我常常無聊的走在那條黃色的街道上，使自己在暮歌中踉蹌的躑躅着。

翳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我眼裏有了一層雲翳，它遮住了我的正常視線。我想拂掉這討厭的東西，但它是堅固的遮住了我的眼珠。

同時，「憎恨」這種東西，也開始在易感的心裏生了根。孤獨的漫長歲月，飽浸了灰色的彩調，於是我被遺棄在荒蕪的野地上。

我因了眼裏的雲翳而激憤，因此我是與人羣生疏的了，也思索着怎樣在炎涼的世態裏，取得一絲友情的暖意呢！

我並不以眸子中的陰影而失意，失意的事還在後頭，青春的路子總會有走完的一天，我活在地球上了，並不希冀生命給我以報酬。

去用冷眼觀察這世間吧！人與人之間本沒有原諒和同情，這樣得來的效果，

也許勝過于熱心腸的庸人，爲着物質而諂媚了「人生」。

可是我並不希望眼球的永蓋着雲翳，且企盼着光明的信息，不管希望是沉在虛無裏，不管有一天雲翳會完全遮蓋了眼球，使我變成瞎子。

醉後小景

世人無情，以爲醉後的人兒，是神志不清的。啊！愚昧無知的朋友，如果你這樣想法，那可就錯啦！

惟有喝醉了酒的人，才真正的懂得了人生。烈性的酒把人類理智的面罩揭去，而露出了熱情澎湃的心胸。

火一般的熱情焚燒着這肉軀，如同漸漸的從卑污的人間升起，倒坐在藍色的天幕上，天幕是溫柔而冷寞的，遂想順手採取一把閃爍的小星，抖落在雙手中玩呢！

醉後，什麼都不怕，如果曾是日夜渴慕的女郎，出現在眼前，會使我不顧一切的欺凌她。

醉後，什麼都不怕，如果是我深恨着的仇人——的醜惡面孔，出現在眼前，我會很痛快的用手絞斷他的頸子，把他的奇醜可憎的頭從笨重無用的軀殼上撥下來，像摘下一個蘋果般的容易。

醉裏的冷眼，使望着我的眼光的庸人，不寒而慄，懼怕我打你嗎？其實，你們真不值得一打，我要保持着自己的精力，好讓孤獨的巨手逐漸將我撕毀。

因為心裏過於空虛，有一次，我又醉了，想用酒把心裏的空虛填滿。

最好是在鬧市的角落裏，冷清無人的小酒館。媽的，白乾一壺，來盤炸雞
雞。

愁腸欲斷呢！

想借酒燒愁，本來，高興的人兒怎願獨飲愁懷，但哀愁更被酒氣從記憶中拖了出來。

却無端又記起一個清俊的影子來了，她的嘴上留着我的吻痕，那被嬌羞和甜

蜜所迷醉的女郎，等待着愛人的親吻，好像夜裏的花兒期待着自天上灑下的甘露。我咒詛門，那對我會是熟悉的，現在住着另一些與我無干的人們。然而，古城封牢了你的脚步，你並沒有走出這古城的掌心。

即使，在你唇上，我的吻痕已經被另一個人的嘴唇抹去，即使你不再因為失去我而哭腫了眼睛；但是，唉！我原諒你了，你却永遠不諒解我的苦衷，我的懦弱。

幹嗎？又想起纏綿的往事呢？已是物各有主了。但人不是沒有靈性的物件，而在這年頭，人和物件又有什麼區別。

記得，我的手纏到你的頸子上時，由你的情致深遠的大眼裏，可以看出你是幸福的。現在，你還是幸福的嗎？雖然，你結了婚。

祇得悵悵的走出酒館了。醉裏乾坤，看路人的一個個醜陋愚昧的面孔，對於孤僻成性的我，只有使我越加激怒。如果這世人的臉，都是一個個清秀美麗，人

們的心都是和霽溫善，不論男女，都有着翩翩的仙采，……然而，人間到底並非天上。

願傾倒在路傍的臭泥裏，世人嘲笑我的放浪形骸，我嘲笑他們的庸俗可憎。

彼此嘲笑的聲音，浮上了憂鬱的市街。

那些人圍聚在我的身傍，喃喃的用低聲議論着我，這使我再不能忍耐，我突然從地上爬起來，揮起兇猛的孝拳，把那些人們的腦袋上打起許多青紫的大疙瘩，這樣可以遮蔽些他們的醜陋了。

看了他們的狼狽樣子，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。

（附記：某日行在故居的市街上，見一中年人，衣冠整潔，醉後倒臥路傍，狂放失形，歸來有感乃作此文。）

病中泣懷

病中，懷念起遙遠的友人來了，友人的微笑，多麼使我感激欲泣啊！

病中，愛聽鬱悵的音樂，因為音樂是使人寂寞的。

我不願活着，只願寫作，抒發盡我心中的憂傷。

你的四年前的像片，被我從箱底找了出來，那時的你，是活潑可愛的。如今我把你的像片貼在我的心上。

你忘了？當初，在像片框上，我逼着你寫的什麼？可是你為什麼又寫了呢？使你臉紅。

記得同遊過荒涼的義地，多少年前無名戰士的白骨，爲了別人作戰而輕生的，竟由掘土人把白骨掘出來了。你看，幾十年前也是和你我一樣活動着的人們，

現在他們却把愛和憎都拋棄在泥土裏，然而，這無生命的泥土，又怎能吐出那邊去的愛憎來呢！我拿起一塊斷骨，神祕的觀察着，乃不禁將我引入謎般的幻想，安知幾十年後，我的骨架不變成這麼蒼白鬆脆！你繃起眉頭，讓我把白骨拋了。

思索着那些碎骨，遂懷疑起你我的友誼，當我都變成白骨的時候，又何必計較於友情的得失。

你的家靠近那片墳地，若是我也住在那裏的附近，我一定要常到墳地上去徘徊，讓死亡的寂寞包圍着我。

你忘了？有一年，我已經離開了你，你把自己關閉在寄居人家的小屋裏，被孤獨得不安，於是，你悄悄的買了五塊錢的大烟，又悄悄的拋掉了。——我不相信，一封勸慰的快信，便能把你從毀滅中救出來；我不相信，我有這種力量。你來信告訴我，不想死在別人的家裏，你拿着大烟纜走出大門，就接到了我的信，我勸你，雖然厭倦了人生，但也許幸福終竟會來到生活裏的，爲何不安靜的等待

着，你答應了我的勸慰，從此要倔強的生活下去，……你流淚了。

自殺？懦弱的孩子，爲什麼單選擇了大烟，你不能去跳河，因爲你游泳起來的姿勢是那麽好看，像條靈巧的大魚似的，河中如同你的樂園，夏天對你是愉快的季節。那麼，用刀，多乾脆？可見，你並沒有自殺的勇氣，你不過是對自己開了一次玩笑，又從我這裏乞得許多憐憫和同情，一把眼淚。唉！我真是傻子。

你忘了？你向我流着淚的哭訴，我的一句話就可以使你得到安慰，人隔千里，季節把一切哀愁都轉了過去，你那動情的淚痕印在故簡裏尙未乾呢！

人世無常，你變了，變得多了，你不該冷冷的對待你的可憐的友人，當我又回到你身邊的時候，你的微笑是變得多麼勉強了啊！我這樣說來，也許是冤屈了你，即使我真的冤屈了你，也是因爲過於懷念你呀！

若是，你真的對我變了心，你要知道，那無名戰士的白骨，也要在泥土裏探出來嘲笑你哪！

——一生如煙雲啊！

——一生若浮塵啊！

——一生似秋夢啊！

聽膩了的古人呻吟，一齊從我心內湧出。在給友人寫着一封信的時候，眼淚掉到信箋上，把有些字跡泡得模糊不清了，就這樣把眼淚和哀愁一個寄向遼遠的友人吧！

預言者

預言者憤怒了，他那黑褐色的臉面上顯現出一派殺氣，。兩眼如同兩座無邊的大海，瘋狂的波浪捲滾着世紀的憂悒，臉上的每一片綉紋都刻着殘忍的意念，兩眉聳立在額間，從那恐怖的表情上，蘊藏着歷史的深淵。

有許多人徬徨在地球的一端，他們的心靈都是貧窮得一無所有，他們跪在地上祈禱，他們都在瘋狂，沮喪，淫樂，頹廢，殘殺。紅色的玫瑰酒和血滴混在一起流着。

將要說什麼話呢？人們所企盼着的將會有怎樣的結局。預言者也沉默無語了，他不會說出人們所希望的幸福，而他不能以欺騙代替了預言，去煇惑那些俗人的眼睛。

慧星像喝醉了的老人，拖着長的尾巴從地球傍邊衝過，只用尾巴的白光向這小皮球威嚇，沒有撞成個粉碎。科學家慘痛的哭泣着那丟失了的財產，人海的波浪在咆哮着。

預言者突然憂愁起來，他的臉色變得慘白，他大聲呼喊起來：「你們都要毀滅，地球終要崩碎。」預言者的呼聲震得地球劇烈的戰抖了。

對着灰色牆壁的人

你這可憐的中年人喲！面對着灰色牆壁站着，在迸發過一陣寒冷的狂笑以後，你沈默着了，好像陰鬱的音符悠悠的沉向海底。

你爲什麼還要掙扎着活下去呢？你的生機已經像傾倒了的桶水似的流散了。你是不幸的，你被人類所棄，你也厭棄了人類，去沉向地獄中吧；讓失望的魔火永遠的焚燒着你的靈魂，天國的門已經爲你封閉。

像你這樣的人，真不該走到這世界上來，你爲你自己製造些罪惡，又把罪惡贈施給別人，然而對於一個頹廢的人兒，只有犯罪才能得到樂趣，你怎樣能避免了犯罪。

渺小的，無用的人兒啊！你在人類中佔了多麼無用的，渺小的位置啊！

你有一本厚大的空白賬本，——預備記載你每天的日子，只是毫不留意的把它一張張的揭過去，於是一張張的日子裏乃塗滿灰色，就像你現在所對着的灰色牆壁一樣的剝蝕衰老的灰色哪！

沒有價值的生活下去，無異是一種多餘的消耗，你的眼皮沉了，雙眼垂閉，厭世的中年人，該向永生裏安息你的倦怠。

在你那一生的往日中，記憶的影子因窒息而腐爛，除了神經衰弱之外，你將什麼也無所獲得了。你討厭你的妻子，討厭你的骯髒的孩子，討厭你的白髮的父親，連你最親近的人們，你也討厭了嗎？惟有當你想起初戀女的小影，才能使你痛苦的微笑了。

當黃昏來時，暗影向牆壁一層層的塗着，你對着灰色牆壁喃喃的嚙語，在一陣嘆息以後，你煩亂等着自己的判決：自殺了吧！再看不見這可厭的世界；殺了自己所愛過的人吧！讓愛與恨在剎那間變做了灰燼。

但是你這懦弱的笨鬼，既沒有勇氣自殺，也沒有勇氣殺你愛着的人，還是永遠把靈魂埋在灰霧中，喝着自身的創傷流下的血，喝着極度悲哀的漿液，像飲着使人暈眩的燒酒。

丈夫的死之懺悔

分明是我的末日到了，唉，我該如何的收束這世路一場。地獄的暗燈，已在遠處隱約的發光。

我該詛咒那過往的一生，用別人的苦惱，堆砌了我的道路。暫時的物質沉醉，怎會蒙住我的眼，使我駝負起新生的希望，向前爬到黃昏，——遲暮的黃昏。

爆動了火山，也有熄止的一天。自天上湧來的黃河，在歷史上咆哮黃色的泡沫，也會露出黃泥河底，那不就是平凡？

年青的人老了，老的人死掉了，又是一批年青的人來了；歲日的贈予，乃使我苦笑那步我後塵的人們。

我以前害怕生命的毀滅，但現在死快到了，我反而歡樂起來。這蕭索的一生

，唯一陪伴着我的，就是你，二十九年來的老妻，如今你的頭髮也變成花白，是前生的狹路冤家，使我們今生聚會。你詛咒過我的死亡，或者是我詛咒過你的死亡，但我我都不會死去，倒是四歲的孩子早已變做腐士。二十九哪！可怕的年頭，也有到頭的一天呢！

現在，我快死了，幹嗎？你哭泣起來，這有什麼值得你哀憐的？我的死亡，對於你會是一種安慰。以前我打你，罵你，好像你是我的冤家對頭，唉，真的，不是冤家怎會碰在一起啊！打罵這世上的任何人，也沒有像你罵你那麼痛快，你一點也不反抗，只是流淚哀求，我却分明聽到你心裏的咒罵，這乃使我更為激憤。

我死後，不要在黑暗中爲我點起昏慘的油燈，因爲擺脫了沉重的軀殼後的漫遊，不會使我迷失了前路。我的肉軀，將要變成泥土，清明來時，千萬不要到我的墳前大哭，幽冥的相隔，我怎能聽到你的哭聲。也不要爲我焚燒紙元寶，使我

在地獄裏也要做揮霍不盡的老浪子；更不要焚燒紙車與紙馬，駛到朦朧的雲天上去嗎？將使我的幽靈不耐大氣外的窒息了。

親愛的妻子，直到臨死我才肯叫你一聲親愛，這竟是我一生對你唯一的贈予，除此以外，我再不能對你有什麼和善的舉動。

你聽，那邊有死神敲着翅翼的聲音，他就要來和我携手同去了。



